

禹貢雍州規制要指

姚大榮

上古九州無內外，堯建十有二州亦然。禹復九州，在治水功成後四十餘年，在巡十二州後三十餘年，閱歷既久，研究益深，始別九州分內外，規定貢賦之制。州內九牧治之；州外畫爲蕃國，別建五長以統之。禹貢所載，率係州內之山水澤地，州以外常別有紀述，以非州牧職權所及也。所謂蕃國，亦非盡屬夷狄戎蠻，類多三皇五帝之子孫黎民所移殖，隨在有之，特不可牽入九州以內并言耳。知此然後可以言禹貢。禹貢九州之制，祇是裁割神州北部，遙合於正西兗州北部以爲之，故雍州一州之地較東土八州爲大，以西河以西之地屬神州，而弱黑二水流域屬兗州也。通觀禹貢，敘州則先近後遠，敘山亦然，敘水則先遠後近，此其特殊之結構。帝都在冀州，其東兗州最近，青州次之，徐州揚州遠在東南，以次遞及；豫州與冀州接壤，荊州在其南，梁州在豫州荊州之西，與揚州遙對；惟雍州東疆與帝都蒲坂僅一河之隔，而敘次居末者，以其西疆在萬里之外，中隔多數之蕃國，故名曰雍州，言壅隔也。戰國以來至於清季

年，經師史官項背相望，終無一人能知禹貢九州規制者，以雍州西疆淪爲戎索，在宣王幽王之世，當時諱言，或言之不詳，後遂無能言者。史記孟荀列傳述騶衍之言，謂神州內有九州，賈公彥周禮疏謂黃帝以來德不及遠，惟於神州之內分爲九州，是皆面牆之論。不佞恆言禹貢敘州之文，超神入化，非上聖不能作，亦非上聖不能知，以無一字可虛構也。不佞於雍州西疆知之澈底，於宣幽之際之不幸事實，假途西史，印證分明，亦知之澈底，故能有此空前之發明。然非積五十年之心力，已得圓滿之解決，不敢驟出示人也，此特說其略耳。

禹貢全文共一千一百九十三字，敘雍州全境者九十八字，敘雍州西疆之山者一十六字，敘雍州西疆之水者二十四字，合一百三十八字，分列如左：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

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不斂。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昆侖析支渠搜西戎即斂。

大榮案，此斂雍州全境也。黑水在西王母(Hs. Heng-i re of Hittite)國都迦基密(Carchemish)之左，西河在帝都蒲坂之右，相距萬里而遙，此為大禹改建九州主要宗旨所在。弱水在黑水西南，距迦基密不遠。涇渭漆沮澧水在西河之西，距蒲坂亦不遠。地理歷史具在，鉤考自得，此最易知者也。荆岐終南惇物四山在東，則鳥鼠必在西。按考即穆天子西巡所宿黃鼠之山。黃鼠之山，鳥鼠同穴，而記者言鼠以駭鳥，猶之元和郡縣志云「渭源縣鳥鼠山，一名青雀山」，言鳥以駭鼠也。此甚不易知，以名同地異，相距愈遠，尤難分析也。太平御覽五十引河圖括地象云，「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與汶山相接，上為天苑星，黑水出其南」，其於黑水三危，指證分明。禹貢「岷山之陽」，夏本紀作「汶山」，汶岷互通也。鳥鼠與岷山相望，距黑水三危甚近，其非導山導水之鳥鼠明矣。有此聯帶鐵證，疑團盡釋。山地多豕，謂之豬野，後來建為豳

國，為周室發祥之地。豳字從山，左右從豕，其多可知。拙著豳國考原篇，有詳核之證明。東方之原隰底績，則西極之豬野亦底績可知，三危既宅，則豬野亦既宅可知，言水退宜耕牧也。豬野是地非澤，先儒誤以為澤名，因而以休屠澤當之。休屠澤在今甘肅武威，豬野之澤則在西極，即后稷所潛之大澤。后稷死於黑水之山，葬地附近有澤，因有稷澤之稱，即溫尼湖(Van Lake)是也。皇甫謐云，「冢去中國三萬里」(史記周本紀集解引)，其遠可知。知稷澤所在，則可知豬野所在，更可知豳國所在矣。奈何漢世儒生猶誤以右扶風枸邑為豳國也。漢右扶風枸邑，為商末周初之邠邑，而非即豳國，後儒傳寫，邠豳互混，誤始於周秦之際。沿習既久，無能釐正，以迄於今。球琳琅玕，出自雍州西疆，穆天子傳可以證明。天子所至文山，采石之山，羣玉之山，皆良玉美石之所自出，天子使重繡之民鑄以成器于黑水之上，重繡之民，即九黎，西史所謂邱尼安人(Thracians)，專稱則曰蘇西安那(Susiana)，或曰蘇馬連(Sumerian)，推廣言之，或稱阿格特亞(Akkadia)，亦稱加爾特亞(Chaldea)，與我華

胥民族爲同種，非戎類也。黑水即勃發拉底河 (Hephraates River)。物產人工皆在西極，關中隴右無此珍物也。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岐西極遠來貢道所經也。此積石非導河之積石，在河套西北隅，騰格里泊之北，有禹所積石，名之爲山，穆天子傳所謂「積石之南河」，即其處也。參照海內西經「河水出東北隅」條，河流曲折自明，經義益顯。貢使遠來，由西套之北，航行入東套之南，即龍門西河所在矣。浮渭者亦自西來會，借詣帝都，故云「會于渭」。織皮昆侖析支渠搜西戎即岐，皆荒服以外蕃國。他州不岐蕃國，此獨岐之者，雍州西疆寫遠，中隔無數蕃國，多係戎族，歷數難悉。其往來交際，各循矩度，故以「西戎即岐」槩括之。觀茲紀述，與他州迥異；他州地狹，遞相聯屬，歷岐自明；雍州東西間阻，聯異爲同，非化而裁之，不能盡其變，即不能簡而賅也。觀此可知西王母之邦即華胥 (Hittite) 氏之國，與中國爲同體共命之親，古稱少昊，亦稱西皇。禹敘九州，特引而近之，雖未明言西王母，而其首都在黑水之右，與帝都蒲坂在西河之左，兩相對

照，宗旨顯明。爾雅釋地列西王母於「四荒」，誠東周年淺學寡識者管窺之見矣。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大榮案，此岐雍州西疆之山也。此岷山不在梁州，此衡山不在荊州，此九江與敷淺原俱不在揚州，鐵證甚多。古今山水澤地異地同名者甚多，其參錯不倫者尤顯而易見，此節尤甚。拾遺糾謬，謹備列以諗來哲。

岷山，夏本紀作汶山，戰國策作文山（他書或作岷山，傳寫之異）。吳起謂魏武侯曰，「昔者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衡山在其北」，以文山與衡山對言，可知文山即汶山，亦即岷山。彭蠡，謂黑海，今西文作 Pontus Sea，西史綱目載米頗，巴比倫，亞述合圖，譯爲汾耨海，他書或譯滂突斯，汾耨滂突，皆彭蠡諸聲字。洞庭即裏海 (Caspian Sea)，西名較多，有譯作寬定吉思海 (Kuan Derghiz Sea) 者，寬定即洞庭音轉。此洞庭彭蠡皆在西極，非吳楚兩地之彭蠡洞庭也。司馬遷作帝堯本紀，乃有「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爲亂」之說，其無知妄解多類此。岷山在南，衡山在北，山脈皆斜向東南。北以

衡山爲極，南以敷淺原爲極，岷山介在其間，貫通南北。中有九江，其名不著，徧檢西籍亦無九江可證。

裏海西南，除底格里斯(Tigris)幼發拉底斯(Euphrates)兩巨流外，計有小水二十餘條，九江當在其間，山脈綿長，古今無改，江流時有遷易，識別爲難。先儒祇知於梁州求岷山，於荊州求衡山，於揚州求九江敷淺原，核以地形山勢，與經文全不相合。王先謙尙書孔傳參正，楊守敬晦明軒稿，考之頗詳，強圓其說，仍未得解。不佞審核禹貢叙九山，自岷至大別，皆在神州境內；禹別九州，既係以神州與兗州合組，不應兗州境內之山獨闕。由是覺悟，特於兗州境內求之。所謂衡山，衡讀如「衡從其畝」之衡，衡從猶橫直也。

呂氏春秋求人篇云：「禹北至人正之國，夏海之窮，衡山之上」，注云「北極之山也」。夏海之窮，猶云夏海盡處，海盡處有山，名衡山，準以推求，卽高加索山脈(Caucasus Mounts)是也。歐羅巴洲(Europe)在夏商以前，尙屬冰川(Glaciers)時代，與北冰洋(Arctic Ocean)相通，冬則固陰沍寒，夏則爲不通舟楫之淺海，故曰夏海。兗州北境，至此而窮，故以高加索山

爲北極。其山脈西起黑海，東北橫貫至裏海西岸，故曰衡山，猶言橫山也。黑海之南，有岫嶼山脈(Jowin Mounts)斜向東南，至波斯灣(Persian Gulf)之東，二山形勢相同，均可謂之衡山。湘南之衡山又名岫嶼，本係因襲於此，余別有澈底之證實，茲不贅及。岷山西名不詳，當緣山不甚高，占地不廣，故西方史籍從略。據上所引諸書考之，當在尼尼微(Nineveh)之南，山脈東走，北貫至岫嶼山，南貫至巴哈特亞利(Bakhtiare)山地，其名曰敷淺原；於波斯灣東岸求之，卽 Bushire 是也。審音定譯，以 Bu 譯敷， Shi 譯淺，e 譯原，其音適協。近今譯爲布什爾，且移爲市埠之專稱，而以 Bakhtiare 代之矣。證以米塔波斯合志總論云，「亞洲有若岫嶼山(Jowin)，起於阿蘭泥厘(Armenia)而趨東南，直越波斯海灣，如天築長城然。山以西爲米藪波大米平原(Mesopotamia Plain)，山以東爲伊蘭高原(Tran plateau)」。數語極得禹貢此節真詮。惟近今西方地志以高加索山畫入歐洲界內，本一地而分二洲，拘墟太甚。茲特揭明，俾一覽了然云。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大榮案，此節合下節叙雍州西疆之水也。禹貢以黑水爲雍州西界，西河爲其東界，故云「黑水西河惟雍州」。下文接云「弱水既西」，明弱水在黑水之西也。紀地勢者大率先北而後南，弱水在南，其流較短，不足以表一州之界，而距西河較遠，故叙水特先之，且以補黑水流域北廣南狹之不及。水本無強弱之分，流溼則力強，就燥則力弱。流沙之地其燥已極，水流至此灼爍如焚，弱水之得名以此，以爲不勝鴻毛者妄也。流沙者，西里亞沙漠(Syrian Desert)也。合黎者，阿拉比(Arabia)曠野也。合黎之東，即是三危，重黎之民(Susiana)聚居地也。西里亞本華胥民族(Hittite Race)聚居之地，女媧故都也；上古質直，稱曰西女媧(West Noah)，猶言女媧西疆也。展轉譯述，訛爲西里亞或叙利亞(Syria)，其音存而其義則失之矣。華胥之民與重黎之民本屬同族，居地相近，更可聯合爲一，故曰合黎，因人以名其地也。傳寫或作合離，以音近致誤。後乃轉其音曰阿拉比，更推廣而有阿拉比半島(Arabia Peninsula)之稱，本義益失，與 West

Noah 訛爲 Syria 正同。弱水有二源，出自安地黎巴嫩(Antilibanon)山麓，其自東北而西轉南流者，曰亞巴拏(Apala)河，自北而南流者，總稱約但(Jordan)河，合流至阿拉比曠野，爲沙漠所吸收，故曰「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約書亞記三章十六節云，「約但河下流之水，至鹽海谷，其流已斷」，可爲弱水餘波入流沙之證。創世記十四章三節云，「所多馬五王會于西亭谷」，後之鹽海即其地也。鹽海即死海，亦稱巴勒斯坦湖(Lake Palestine)，水瀦成湖，由低地滄溟所致，以其小故略之。雍州牧統轄之地，以此爲西方之極；再西爲西王母畿內，由西王母命官治之，非州牧職權所及，故不入禹貢叙錄。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黑水在弱水東北，源遠而流長，數倍弱水，而以西源爲最長，故表以爲雍州西界。穆天子西巡，屢經黑水流域：傳稱「至于黑水，西膜之所謂鴻鷺」，又稱「天子乃封長肱于黑水之西河，是爲鴻鷺之上，以爲周室主」，謂雅言曰黑水，方音曰鴻鷺也。西膜即三苗之異譯，謂瑟密底人(Semitic)也。阿拉比語謂黑水曰

喀拉蘇(Karansu)，鴻喀雙聲，拉蘇切聲，方音流傳，千古不易，而黑水之即勃發拉底河(Euphrates)，試檢周世榮等編輯二十世紀中外大地圖，其稱喀拉蘇即西勃發拉河，即可信穆傳確係實錄矣。三危即米梭波大米阿(Mesopotamia)之簡譯，方音太繁，節取梭(s)阿(a)二音，譯爲三危，簡且便矣。黑水三危證據明確，則南海即波斯灣(Persian Gulf)以南之阿拉比海(Arabian Sea)不辯自明矣。近代西洋學者謂漢族來自巴比倫，中國學者亦謂美索不達米亞係我之祖邦，語見最近通行之教科書，豈知其地本禹貢雍州西疆。中西學者失之不考，妄談妄證，今而後當知悔悟矣。底格里斯河(Tigris)古名洋水，亦稱青水，其流較短，舉黑水足以包之。雍州西疆之歷史，甚爲繁博，地理既明，以之核定歷史，如以鏡取影，真相畢呈，當別詳之。

右所考辨爲二千七百年來久經湮晦之陳迹，亦實四千二百年來未見明文之秘要。讀禹貢者亟須注意。雍州東疆，北以陰山爲界，起北緯四十二度；南以華山爲界，屆三十四五度間。其西疆，北以高加索山爲界，亦起四

十二度；南以敷淺原及合黎流沙爲界，約達三十度以南，較東疆爲長，以東疆尙有梁州在其南也。梁州東南，有揚州荊州鼎足竝立；華陽在東北，由之而西，黑水必在西南，由之而東。據經文地勢度之，梁州之黑水絕不與雍州同，核實論定，當以貴州之烏江爲確。烏江之得名，以色黑故；今日烏江，在古必稱黑水，古今恆言，凡色黑者皆曰烏也。烏江發源於威寧，北源曰六冲河，南源曰三岔河，自西而東，合流注於東北，流入四川酉陽，改稱黔江；其折而西北流者，易名涪陵江；源遠流長，逾二千餘里。華陽在北，黑水在南，相當相對，形勢天成。烏江之西及其西北，多屬土司，即岷江流域繁盛之區，諒係後來關殖，在古實爲蕃國。以烏江爲梁州南界，確不可易；即與荊揚二州南界相衡，亦足取準；舍烏江而求梁州之黑水，決不可得。近儒不識雍梁二州各有黑水定爲界域，妄以怒江上流之一節號稱喀拉烏蘇者當二州之黑水，豈知梁州之黑水近取即是，雍州之黑水遠在萬里之外，雍州之得名以此，由東西兩地壅隔也。釋名謂「雍州在四山之內，雍，翳也」，此說似是而非。九州內地，各有名山環繞，豈惟雍州爲然。

地 學 雜 誌

國民二十四年第三日期目錄

- 宋元方志考(一續).....朱士嘉
 江淮中間地帶的地理概觀
 (續完).....張隱仁
 覓地運動(一續).....林占鰲
 菲律賓之地理研究(續完).....蕭廷奎
 唐古忒的市場和準噶爾的
 商路(續完).....Mildred Cable 女史著
 顏滋譯
- 雜俎
- 壹 界劃
 一 察哈爾宣懷涿三縣插花地之解決
 甲 劃界會議
 乙 辦理交接
- 二 察哈爾宣懷兩縣將劃新界
- 貳 戶口
 一 壽縣戶口 二 唐山戶口
 三 潼關戶口
- 叁 地方志
 一 察省懷安志修成

怒江上源遠在青海西南，地屬徼外蕃國，豈得混入九州界內？禹別九州分內外，內則九牧領之，外則五長統之，各有職權，勿相越也。不識其名義由於不識地理，今而後全體解決，凡屬東周以來見近不見遠之曲說，勿庸撫拾厚誣神禹矣。不佞尤惓惓者，禹貢規制定於帝舜

國民二十四年第四日期目錄

- 宋元方志考(二續).....朱士嘉
 禹貢黑水考.....滇人
 唐山地方誌略.....王成敬
 中國水道考異之一.....李國耀
 覓地運動(二續).....林占鰲
 阿比西尼亞概觀.....李從弼
- 雜俎
- 壹 界劃
 (一) 贛浙邊界之重劃
 (二) 察南三縣劃界
 (三) 清河整理插花地
- 貳 設置與歸併
 (一) 岳西縣之成立
 (二) 河南歸併縣治
- 叁 戶口調查
 (一) 首都人口 (二) 天津人口
 (三) 武漢人口 (四) 深縣戶數
 (五) 四川邊區人口
- 編後語

三十三年受命神宗之時，至今已歷四千一百五十八年，今本禹貢雖經夏史輯錄，絕無異說參加，自應仍以頒發實行之年為斷；特湮晦已屆二千七百餘年，日月復明，今後或庶幾爾。

出版者：北平北城內中北海公園學園會
 定價：道林紙每份五分，普通紙每份五分

氣象雜誌

第十一卷第六期

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出版

插圖：(一)廣西南寧省立氣象測候所 (二)廣州市氣象台鳥瞰全景 (三)廿四年十月廿日下午三時四十五分蘭州東關子火藥庫爆炸後騰空之黑烟及飛起之磚灰

拉薩今年之雨季……徐進之
民國廿四年五月初旬之寒流與線颶(續完)……盧鎔
東南沿岸島上雨量稀少主因之探索……李良騏
一九三五年八月華沙國際氣象會議……許鑑明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德國氣象學會會議紀要……顧鈞禎
民國廿四年十一月全國天氣概況……
氣象消息與通訊
民國廿四年十一月各地氣象統計

定價：每册一角 全年十二册一元

發行所：中國氣象學會 編輯委員會

蒙古前途

十月號

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蒙古青年應有之努力……薛潤儒
秦漢兩朝蒙古向西發展情形……楊任
水性與人性……陳透
蒙古人口問題……李永鈞
談一般人的壞毛病……乘鈞
今後蒙古青年之攜手……李業
淒涼的回憶……進仁
述懷……豐森
復興蒙古(詩歌)……晁泊
秋色悽愴中的塞外……王福海
法蘭西的砲兵(戲劇改編國語課文)……巴音格爾
蒙古新聞社稿

出版處：

南京和平門外

曉莊；電話：

三一二〇二號

食貨

(半月刊)

第三卷 第三期

最近出版

中國社會史專刊

陶希聖主編

原富紀念論文
斯密亞丹論中國……連士升
研究資料
秦漢經濟史資料(五)人口及土地……馬非百
曹魏的屯田……鞠清遠
北魏均田制度之一考察……武仙卿
編輯的話……陶希聖
中國經濟社會史重要論文分類索引(十二)

定價	零售	每册	每冊
全年	全年	國內	國外
二元	一元	二元	三元
		郵內	郵外

食貨 第二卷 合訂本
每本定價大洋一元二角
門市特售八角
外埠另加郵費五分

上海福州路中一
新生命書局
南京太平路
北平琉璃廠
武昌橫街

讀『禹貢雍州規制要指』

齊思和

姚儷桓先生以五十年精力研究西王母一問題，皓首篤學，景仰已久。前於禹貢第四卷第五期中見有先生通訊，中謂：『西周以前，世界一統，文化一元』，又謂其於禹貢之考覈，『一字萬金，不足方其實貴』，心頗異其說。日前晤顧頡剛先生，話及此事，蒙示姚先生禹貢雍州規制要指一文，並囑略述所見。余詳審再三，疑義頗多。骨髓在喉，茹不能茹。謹將愚見略述於左，以與姚先生及世之治是學者一討論之。

考証史事，須以審查史料為第一步驟。不明史料之作者及其著作之年代，則於此史料之價值無由估定也。姚先生此文所根據之重要史料為禹貢。禹貢一篇相傳大禹所作。近年來，中外學者以其文字比較易讀，與周初文字不類，遑論虞夏；其文全用追述口氣，亦不類禹所親為；且其中所記山川，間有錯誤之處，亦不類目擊者之談；故頗疑禹貢之著作年代，恐比較甚晚。姚先生此文之最大假定，為禹貢為夏禹所作，其理由為：『禹貢敘州之文，超神入化，非上聖不能作，亦非聖人不能

知，以無一字可虛構也』。其信古之篤，固極可佩；而其所舉之理由，則殊不足以饜吾人之望。蓋吾人於史料之審查，當憑客觀之根據，不應僅依主觀之欣賞。究竟何為『超神入化』，禹貢之文是否『超神入化』，殊無客觀之標準。至於是否『上聖』能作『超神入化』之文，是否非『上聖』即不能為『超神入化』之文，與究竟孰為聖人，皆是問題。如爾雅一書，相傳為周公所作，先儒亦有以為非聖人不能為此文，非聖人不能著此書者，而姚先生則目之為『東周淺學寡識者』所為。可見何者為聖人之文，何者非聖人之文，殊不易言也。至謂禹貢中之地理知識，『亦非聖人不能知』，尤不易言。夫所謂聖人者，或盛德蓋世，或睿知無雙而已；至於其知識學問，則由好古敏求而來，超越其時代未必甚遠也。聖如孔子可謂至矣，語其地理知識必不及現代中學生，此則限於時代，無可如何者也。禹貢中之地理知識，果為夏初時代產物耶，則知者不應止於禹；若非夏初時代物，則即禹亦不能知之。若謂禹平水土，至人所未至之

地，故知人所不能知，則禹之治水，亦非僅恃一手一足之烈，必有爲之奔走者焉，必有爲之左右者焉，彼輩於禹貢地理亦應身歷目擊，奈何『非聖人不能知』乎？此就邏輯上言之，姚先生之說似不能成立也。

再就事實上論之，姚先生之說亦殊難令人首肯。考證古代地理之難，在於古今地名屢經變遷，同地名稱不一，而同名又未必一地，故有待於同時代史料之比較與地下之發掘也。禹貢之著作時代既未經確定，甚難比較，而地下之發掘又不足爲姚先生之佐証。禹貢雍州地名，究指何地，說者不一。舊說有以新疆一帶當之者，愚已病其遠。今姚先生更恢而廣之，以雍州爲在黑水與西河之間，而『黑水在西王母 (The Empire of Hittite) 國都迦基密 (Carchmish) 之左，西河在帝都蒲坂之右，相距萬里而遙』，是則自山西歷甘肅，新疆，阿富汗，波斯以至伊拉克，阿敘利亞，東西一萬數千里之間，皆古雍州之地矣。夫禹貢者，誌禹平水土之成績，及九州之貢賦者也。孟子之記禹平水土，亦僅曰：『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

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故禹治水事縱曰可信，據傳說禹所疏導者亦僅中國之洪水而已。然近人已頗疑其工程之繁重，決非一人一時之所能治平。今黃河長江之決堤，政府設專員防止，耗國帑數千萬，猶收效甚鮮；况古書所記洪水之氾濫遠非今日江河之決口者可比，以古時器具之笨重，技術之幼稚，豈數年間之所能奏效？故禹治江淮河漢事，已極可疑。今姚先生直以黑水爲泐發拉底士河 (Euphrates R.)，以弱水爲約但河 (Jordan R.)，是則禹不僅疏導中國大川，且嘗跋涉數萬里之外，爲古代巴比倫人，阿敘利亞人平治其江河矣！以今交通之便，赴新疆經商者亦須往返經年。若再西往，以帕米爾一帶之險阻，而不利用新式交通利器，恐由山西至小亞細亞，至少需時二三載；何況以太古時交通之不便？乃禹竟跋險涉阻，爲萬里外人疏導其河道，此豈事理之所許哉？昔人固有據西域傳以弱水爲在條支者，先儒非之曰：『然長安西行一萬二千二百里，又百餘日，方至條支，其去雍州如此之遠，禹豈應窮荒而導其流也哉？』姚先生之說，得無類是？

抑尤有進者，姚先生自謂『假途西史，印証分明』。

大禹平水土之功，後人念之甚切，故昔人有『微禹，吾其魚乎』之言。據姚先生言，大禹既會平定泲發拉底士與約但兩河，不知西方史籍中亦有關於當夏時兩河氾濫與禹爲平治之記載否乎？在未發現此種証據之前，姚先生之說，以其遠去事實，固未可輕信。且夫禹貢，定九州之貢賦者也，於雍州曰：『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貢惟球琳琅玕』。依姚先生之說，自山西以至敘利亞間，皆爲古雍州之地，則在夏時小亞細亞諸國，如蘇末，如巴比倫，如阿敘利亞，如萬(Vah)，皆向華夏稱職納貢之屬邦也。近年來西洋學者於諸國故墟之發掘不可謂少，於列國間之關係之研究不可謂不詳，獨於其向中國稱臣納職之事尙未發現絲毫証據，則姚先生之說不亦大可疑乎？且當是時，諸國皆獨立，未聞有臣屬他國事。姚先生謂：『西周以前，天下一統』，儼若其時世界各民族俱隸屬於一尊者，不知微論以上諸國皆獨立并存，且其他各國如埃及，如西泰提(Hittite)，如希臘諸城市國，俱皆獨立，並未統一於任何國家也。姚先生殆考之未精耳。

復次：姚先生此文蓋由其對於西王母一問題之研究脫演而出；其於雍州地望之假定，大抵根據其於西王母地點之推測。先生考西王母之書，余雖未見，然就此文中，已可知其於西王母最重要之結論爲：『西王母之邦即華胥氏之國(The Empire of Hittite)，與中國爲同體共命之親』。西王母之國究在何地，自來說者不一，近來丁謙，顧實，張星娘諸先生考証此問題，亦各立說不同。今姚先生之說，又與諸先生相歧。綜而論之，殆以姚先生之說爲尤難徵信也。請略論之：

西泰提國文化之發現，爲西洋十九世紀末年考古學界最大發現之一。舊約中本常有關於西泰提(以下簡稱西國)之記載；埃及文中，亦有埃及與西國所締結之條約；阿敘利亞史料亦常涉及西國；足徵其與他邦交涉之繁。然學者於其文化之特色，尙未能考見也。千八百二十二年卜哈氏(Burchart)在哈馬地方發現一異文石碑，洛亞氏(Layard)又在尼尼微故墟中發現石刻，皆引起學者間之注意。其後英人斯米斯(George Smith)在吉拉卜拉斯地方(蓋即克米肅Carchemish)又發現石刻，英國博物院遂舉行有系統之發掘。所發現之石刻，經學者定爲西泰提文

字。至千八百八十四年，阮提 (Wright) 成西泰提帝國考 (Empire of the Hittites)，為討論此問題之第一部著作。越二年，沙氏 (Sayce) 之書又出，為試通讀西國文字之第一人。此後，西民遺跡出土者益多。千九百〇六年，柏林考古學會與近東研究會合組發掘，發現楔形文字甚多。又五年，英國博物院在加爾虛舉行大規模之發掘，又滿載而歸。自是而後，世人於西國史事所知益詳矣。千九百十年，英人加斯堂著西泰提地理記 (Garstang, The Land of the Hittites)；又四年，德國大東方學家麥爾氏 (Eduard Meyers) 著西泰提史 (Reich und Kultur der Chetier)，遂集是學之大成焉。

以上乃輓近泰西學者研究西泰提史經過之大略也。今姚先生乃以西國為吾國古籍中所稱之西王母。據西方學者之研究，西國與他國（如埃及，巴比倫，伊拉斯等國）之關係，皆要略可考。以我國古籍關於西王母記載之多，足徵二國交通之繁，關係之密，西國史料中似不容不有相當之記載。惟據學者間之研究，西國史料中於此項記載尚未發現，則吾人於姚先生之說似不能輕易附和。余非治西洋上古史者，於西泰提文字自愧未能通讀；以上所

云，僅據是學專家之研究。姚先生既以畢生精力專治西王母事，而後有此『空前之發明』，不知亦有取於西泰提之史料乎？若能於西國史料中尋出證據，斯誠『圓滿之解決』，士林之快事。若專就中國材料任意比附，則殊為危險，蓋略考西國史事，即可知姚先生之說多與事實不合也。

茲先就年代考之。考西泰提建國極古，至紀元前千五百年之際入於極盛時代。至紀元前千二百年左右，為夫瑞金民族 (Phrygians) 所滅，自是以後，國遂瓦解，分爲數部，所謂西泰提帝國者 (Hittite Empire) 已不復存在矣。吾國學者於西王母國地點之推測，大抵皆本之穆天子西巡之行程。穆天子西巡年代，穆天子傳本書未載。拾遺記以為在穆王三十六年，偽竹書紀年以為在穆王十七年，立說不同，不知何所本。然即取較早之年計之，周穆王十七年當西歷紀元前千二百三十九年，時去西泰提帝國之亡久矣，安得復有穆王會西泰提國王事？再就西泰提之種族考之。按姚先生於西王母之考訂，其第一大假定為西王母為西泰提國，其第二大假定為西泰提與吾華人為『同體共命之親』。第一說吾已辨

之於上，第二說去事實益遠。二三十年前，古代小亞細亞民族之遺骸發現者較少，且其時漢族西來之說正熾，攷古家固有以蘇末人，巴比崙人，及其他小亞細亞民族爲蒙古種人者。近十年來，古代小亞細亞先民之遺骸發現者日多，人類學家始知埃及，蘇末，巴比崙，西秦提，西伯來，克來特人，同屬地中海民族。其人皮色棕黃，長面深目，固與吾漢人有顯著之區別也。（參看 G. H. Smith, *Human History*, pp. 107-163.）

姚先生於雍州地望之推測，本由於其西王母之研究脫演而出。吾人既於西王母地望之推測略樹疑義，則於其根據其西王母說所推定之各地更不必一一詳辨。惟余又有不能已於言者，先生以畢生之力專門掣治一問題，孳孳不已，老而彌篤，其爲學之精神實可爲現今年少之模範；惟吾輩於先生之說猶敢樹異義者，以於先生治學之方法不敢苟同也。當今海運大通，西學東漸，假途西史，印証古地，本爲極好之方法，然似宜就西史原料與吾國典籍縝密比較，以考証兩文化間之關係，不應專就音義輕爲比附也。夫小亞細亞自古以迄現今，時歷五六千年，其間民族之遷移，國家之興廢，文化之起伏，

不知幾經滄桑。古代小亞細亞地名音讀，其保存於近世者已云僅矣；而此音讀音，又經展轉譯爲歐西文字，則去原音益遠。同時，吾國古音之學，雖自有清以來大爲昌明，然亦僅能推至周初而止耳；至於唐虞之音讀，夏殷之口語，則尙在不可知之數也。然就其可知者言之，周初之音去現今國語已遠矣。今姚先生於此文中，專以現今之國語比附現今之英語，縱有合於今，安知其必有合於古乎？而况姚先生之所謂『其音適協』者，即於今亦未能合也。以平常英文拼音法讀之，*Bushire* 絕不能爲『敷淺原』。至謂三危爲 *Mesopotamia* 之簡譯，恐尤難令人首肯，蓋無論其省去者過多，即按尋常省譯之例，亦應取其首音而不應取其第二音也。

然姚先生於中外地名之推測，據音者少，取義者多。比附音讀已極危險，揣測義訓尤無標準，以同一名辭可由許多方面解釋之也。如姚先生之考夏海曰：『歐羅巴洲在夏商前，尙屬冰川時代，與北冰洋相通；冬則固陰沍寒，夏則爲不通舟楫之淺海，故曰夏海』。實則據地質學家之研究，現今歐洲地形，至少在一萬年以前早已固定；最後冰川期之冰，業已北退；氣候溫暖，草

木暢茂。時歐民文化已入新石器時代。北自瑞典，諾威，南至法蘭西，西班牙，俱已有新石器人遺跡發現，其人即現代歐西人之祖先也。姚先生以之當古之夏海，恐屬非是。先生以義求古地之失，大抵如是，此特其一例耳。

五六十年前，西人訝中華文物之盛，疑其淵源於他方，斷非華人所能自創。故有以中國原為埃及之屬邦者，有以吾華文物制度得自美洲紅人者。至拉孔波里 (Lacouperie) 著中國文化西來論 (Western Origin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羅斯 (Ross) 著中國民族之來源 (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People)，包爾 (Ball) 著中國人與蘇末人 (Chinese and Summerian)，皆倡漢族西來之說。日人以其說足証苗民為中國之上著，漢族為西來

也，更附合之，且採之入教本焉。吾國學者更由日本書籍中窺得其說，味其本源而喜其新奇，遂競著書以附合之，於是蔣智由有中國人種考，劉光漢有華夏篇，思故國篇，黃節有立國篇，章炳麟有種姓篇，丁謙有中國人種從來考，皆附會諸子百家，穿鑿讖緯小說，摭拾一二名辭，以響應其說。姚先生始着手西王母之研究，遠在五十年前，恐亦受此種思想之影響。近年以來，西人於吾華典籍研討日精，深悟昔日學者牽強附會之非；而近來北京人及中國各地新舊石器時代遺跡之發現，尤足證明人類在中國有悠久之歷史。故現今西洋漢學研究之趨勢，在由中國境內尋求中國文化之起源，昔人漢族西來之說久經捐棄。吾國學者盍亦反求諸己乎？

二十四年，十二月，廿日。

方 志

第八卷一十二期合

廿四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定海之魚鹽	甘寧青三省之商業	我國今日之經濟地位	揚子江之概要與其性質	中國近年水理學之進步	劉繼莊先生年譜	記劉繼莊	清史稿地理志跋	天下郡國利病書後跋	黃河上游水行的兩個深刻的印象
呂其炯	何廉	宋其向	張其向	王勤培	向鶴達	鄭鶴聲	王頌文	任美鏗	

價目
每二月一册定價三角
全年六册連郵一元五角

地址
南京成賢街鍾山書局方志學會

與陳援庵先生論回紇回回等名稱

王日蔚

援庵先生：

日蔚治畏兀兒民族史，讀先生關於元代著述得益匪淺。惟於先生元西域人華化考及回教入中國史略（東方雜誌二十五卷一號）於回紇回回回鶻阿薩蘭回鶻等名詞，日蔚之意多有未能與先生盡同者，竊爲先生一陳之。日蔚曩受業於先生，當不以爲冒昧而必肯詳切指示其謬誤也。

一、論元人游記所用回紇一詞爲種族之稱而非宗教之稱

先生之言曰：

「回紇，唐元和間改爲回鶻（日蔚按回紇改易回鶻之年，舊唐書云在元和間，唐書謂在貞元間，考之通鑑考異及續會要諸書，似以唐書爲是），其族類本在葱嶺之東，夙奉摩尼教，與回回之在葱嶺以西奉伊斯蘭教者迥殊。五代時，回鶻既衰，漸有改奉伊斯蘭教者。元初諸人對此等外教多不能辨別，故統名之爲回紇。長春西遊記劉郁西使記之所謂回紇，皆指伊

斯蘭教國也。其後漸覺有不同，於是以畏吾偉兀等代表昔日之回鶻，以回回代表奉伊斯蘭教之回紇。」（元西域人華化考卷四）

「西遼五主凡八十八年，皆有漢文年號，可知其在西域必曾行使漢文。東歐人至今稱中國爲契丹，亦始於此際，猶之耶律楚材丘處機等遊記統稱西域爲回紇（日蔚按耶律楚材西遊錄「羅振玉氏印本」無回紇字樣，其言回鶻者一處，文曰：「金山之南隅有回鶻城，名曰別石把，有唐碑所謂瀚海軍者也」。是此處之回鶻指北庭之部言，非如西遊記名葱嶺東西之人均爲回紇也），皆以其所與接觸者舉近概遠也。」（元西域人華化考卷一）

先生之意，回紇一詞乃元初人之以名伊斯蘭教而非種族之稱。西遊記西使記所用回紇亦均指伊斯蘭教國言。他不具論，今先一辨西遊記與西使記所用回紇一詞之含義。日蔚竊以爲二書所用回紇乃種族之稱，與元前回紇回鶻意同，而與伊斯蘭教無關也。何以言之？以西遊記名北庭諸地之人爲回紇而彼等實均非伊斯蘭教徒

故。西遊記曰：

『北有故城曰曷刺削，西南過沙場二十里許，水草極少，始見回紇，決渠灌麥。……八月二十七日抵陰山後，回紇郊迎，至小城，會長設葡萄酒。……翌日沿川西行，歷二小城皆有居人，時禾麥初熟，皆賴泉水澆灌，得有秋，少雨故也。西即鼈思馬大城。王官士庶僧道數百具威儀遠迎，僧皆赭衣，道士衣冠與中國特異。泊於城西葡萄園之上園，時回紇王部族供葡萄酒。供以異花雜果名香，且列侏儒伎樂皆中州人士庶日益敬，侍座者有僧道儒。因問風俗，乃曰此大唐時北庭端府。……其西三百里有縣曰輪臺。……九月二日西行，四日宿輪臺之東，迭屑頭目來迎。……又歷二城，重九日至回紇昌八刺城，其王畏午兒與鎮海有舊，率衆部族及回紇僧皆遠迎。』按由曷刺削以至鼈思馬，昌八刺，西遊記中均名其人爲回紇。曷刺削，王國維氏與 *Bretschneider* 謂即烏里雅蘇臺，未知是否；若鼈思馬則唐之北庭都護府（西遊記謂北庭端府，端當係都護之短讀），元之別失八里，今迪化附

近之濟木薩。昌八刺在輪臺西五日程，輪臺復在鼈思馬西三百里（按此處之論臺在陰山北，與今輪臺及漢輪臺有別），則昌八刺當在今綏來烏蘇之間矣。王國維氏與 *Bretschneider* 謂昌八刺即元史西北地附錄之彰八里，唐之張堡城，然亦未能確定其今地。但吾人可斷定者則北庭東西千里之間西遊記均名之爲回紇也。按回紇自唐末被黠戛斯所破，遷居河西與新疆。宋史言西州回鶻據高昌北庭，故西遊記名之爲回紇實至切當。

現有一問題須待解決者，即該時此地回紇之宗教問題。回紇初信摩尼教，固已如先生所述；回紇遷至新疆後，其宗教果何如乎。據宋史五代史及近代在其地發掘之結果，均可證明彼等由摩尼教而改宗佛教，而非伊斯蘭教。長春真人遊記在昌八刺之言曰：『有僧來侍坐，使譯者問看何經典。師云，「剃度受戒，禮佛爲師」。蓋此以東昔屬唐，故西去無僧，但禮西方耳』。可証此地之回紇此時尙堅信佛法。實則高昌北庭一地之改宗伊斯蘭教，遠在明季，此已詳日蔚所作之伊斯蘭教入新疆考，今不贅。北庭左右旣爲回紇種，且均非天方信徒，故長春所用之回紇爲種族之稱，而與伊斯蘭教無關也。

長春至葱嶺西固仍名其地之民爲回紇，此地之民固均伊斯蘭教徒，然此仍爲種族之稱，而非以之名其宗教也。何以言之？以西遊記決不能用同一名詞，前以名種族，後以名宗教，若是之不合論理也。以西遊記以鋪速滿名伊斯蘭教徒，以算端名伊斯蘭教國王，不須用回紇名伊斯蘭教也。西遊記之言曰：

『九月二十七日至阿里馬城，鋪速滿國王，及蒙古塔刺忽直領諸部人來迎，宿於西果園。土人呼果爲阿里麻，蓋多果實，以是名其城。……』

從師西行七日，度西南一山，逢東夏使回，禮師於帳前。因問來自何時，使者曰：自七月十二辭朝，帝將兵追算端汗至印度。』

鋪速滿者，元史作木速兒蠻，西遊錄作沒速魯蠻，北使記亦作沒速魯蠻，西語 Musliman，今稱穆士林，伊斯蘭教徒之稱號也。鋪速滿國王者，義爲伊斯蘭教徒之國王也。算端，西語 Sultan，今通譯蘇旦，伊斯蘭教徒呼其王之稱。西遊記既有專稱名伊斯蘭教徒，則斷難復以其種族之原稱回紇名之，明甚。

* * * * *

西遊記既名葱嶺西之人爲回紇，則其地果爲回紇種乎，實一重要問題。先生言：『回紇……其族類本在葱嶺之東』，是先生不承認葱嶺西之有回紇也。推原先生所以斷西遊記回紇爲宗教之稱，當亦由是而來。日蔚初亦謂葱嶺西無回紇種，洪鈞氏所謂『其衰，未播遷於葱嶺金山以外是也』。後讀西方著作有謂十世紀半至十一世紀建都於八兒沙衰之伊爾克汗朝爲回紇種，心乃漸疑。乃細檢唐書，知回紇主要之部固均遠遁至葱嶺西也。今特將葱嶺西之有回紇種，爲先生一陳之。

唐書回鶻傳言『渠長句錄莫賀與黠戛斯合騎十萬，攻回鶻城，殺可汗，誅掘羅勿，焚其牙；諸部潰，其相駁職與龐特勒十五部奔葛邏祿，殘衆入吐番，安西』。入吐番安西之殘部，當即指後之甘州回鶻與西州回鶻而言，其主要十五部之入葛邏祿者果居今何地乎？葛邏祿本回紇之一部，居金山之西，北庭之北，『至德（七五六）後浸盛，與回紇爭強，徙十姓可汗故地，盡有碎葉怛邏斯諸城』。查回紇爲黠戛斯所破，在八四一年，而葛邏祿徙居十姓可汗故地在七五六年，則回紇所奔就之葛邏祿，乃徙居十姓可汗故地之葛邏祿而非原居北庭金山之

葛邏祿也，明矣。十姓可汗爲西突厥汗之共名，其所居地即碎葉怛邏斯諸地，唐書謂其有碎葉怛邏斯諸城，實至切當。碎葉即西域記之素葉，水名亦城名。水即今之楚河，城當亦在此水附近。七世紀與八世紀唐進攻西域時屢見之，爲居於伊犁河至怛邏斯城必經之路，當即今 Tokmak。怛邏斯水名亦城名，水與楚河平行而在其南，城亦在其附近，據西方學者考証即今之 Aniyeata。二地，均葱嶺西之重城，即十世紀與十一世紀回紇種伊爾克衆汗所建之地。若是，則唐書固明告吾人回紇之大部分均遷於葱嶺之西也。

Bretschneider曰：『Ibn el A'thir (一一六〇—一二三三) 在其 Kamill ut Tevarik 一書中有敘述由十世紀半至一二一三年統治突厥斯坦與河中地 (Transoxinia) 之伊爾克衆汗 (Ilkhans) 或突厥斯坦衆汗 之記載。

De guignes, Prachn, Reinard 及其他東方學者，均謂伊爾克衆汗爲回紇種。彼等之見，似爲不誤。Grigorich 教授在俄國考古學會報告冊中，其關於此朝之論文稱爲喀喇汗朝 (Karakhanides)，

其始祖爲 Satak Boghra Khan，信奉伊斯蘭教。此朝中最著名之君爲普可汗 (Boghra Khan)，據云其東遠至秦國，八兒沙爲其國都。突厥斯坦之重城，喀什噶爾，和闐，Karakorum 怛邏斯，兀提拉兒皆歸其統治。普可汗曾遠征河中地陷布哈喇城，於九三三年，死於歸途。嗣位者爲伊爾克汗，一千零八年滅阿母河北波斯之薩曼尼王朝，盡有其地。伊爾克汗卒，其弟陀干 (Toghhan) 嗣位。據阿剌伯史家之記載，一千零十七年時，秦國嘗遣大軍征突厥斯坦。進軍至八兒沙尙三日程，陀干率軍迎戰，擊敗敵人。追逐三閱月，始回軍八兒沙。』(Bretschneider: Mediae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Sources: Uigur)

唐書既證明回鶻奔葱嶺西，西方史者又證明其於該地建一大帝國復東征喀什噶爾和闐葉爾羌，故其地爲回紇種實無可疑。但中國史書有透露諸地被征服之消息，且此征服者之爲回紇人種者乎？曰，有。十世紀十一世紀正當五代遼宋之時，五代史宋史遼史葉爾羌喀什均不見於正傳。惟此種「啞叭材料」正暗示二地以被回紇種之伊

斯蘭教徒統治故，趣向習俗各異，故與中國不通貢使也。

于闐則至石晉天福中（九三六—九四二）封李聖天爲王，屢貢於中朝。至宋太祖開寶四年（九七二），其國僧吉祥以國王書來言破疏勒（喀什），且獻舞象。所言破疏勒當卽 Bretschneider 所引阿刺伯史家一千零十七年時，秦國嘗遣大軍進征突厥斯坦之役。所云秦國，當卽于闐。雖二役時間略有差別，然此種記載固不能求其毫無謬誤也。自此次貢獅子，直至四十年後，大中祥符二年（一〇〇九）其國黑韓王遣回紇羅斯溫以方物來貢。黑韓卽可汗之訛。于闐本非突厥種，故其王名如李聖天頗同漢語。此則曰可汗，蓋已被回紇所征服矣。且宋史言彼自稱西方外生師子，外生卽外甥，彼何故以外甥自居，而以舅尊宋乎？蓋回紇屢尙唐公主，其王裔實均唐之甥男，故彼及西州回紇，甘州回紇均以舅尊宋。設非回紇之裔，則吾等當難於解釋此于闐可汗之以甥自居也。又其使曰回紇人邏斯溫，實均爲此地爲回紇種之鐵証。

總之，由中西史記載，均可證明葱嶺西有回紇人，則西遊記稱之爲回紇實至切當。北使記及西使記所言葱

嶺西之回紇與金史卷一百二十一粘韓割奴傳言居骨斯訛魯宋（卽巴爾沙裏）之商人自稱回紇鄒括番部，均足爲之佐証。日蔚於此別有文曰葱嶺西回紇考，當亦送先生指正也。

西遊記所云回紇雖爲種族之稱，然非謂其所稱之回紇人均必爲回紇之嫡裔。蓋緣回紇與其他突厥族語文相同，像貌相同，風俗習慣亦相同，作記者當無力辨之甚審。故西歐與中土之人各以近及遠以所習知名所未知稱之爲突厥，稱之爲回紇。元明清相緣以至於今稱之爲回回，回部，回族，實均至當。洪鈞氏不之察，謂中土稱其人爲回不如西方稱之爲突厥之確當，實一偏之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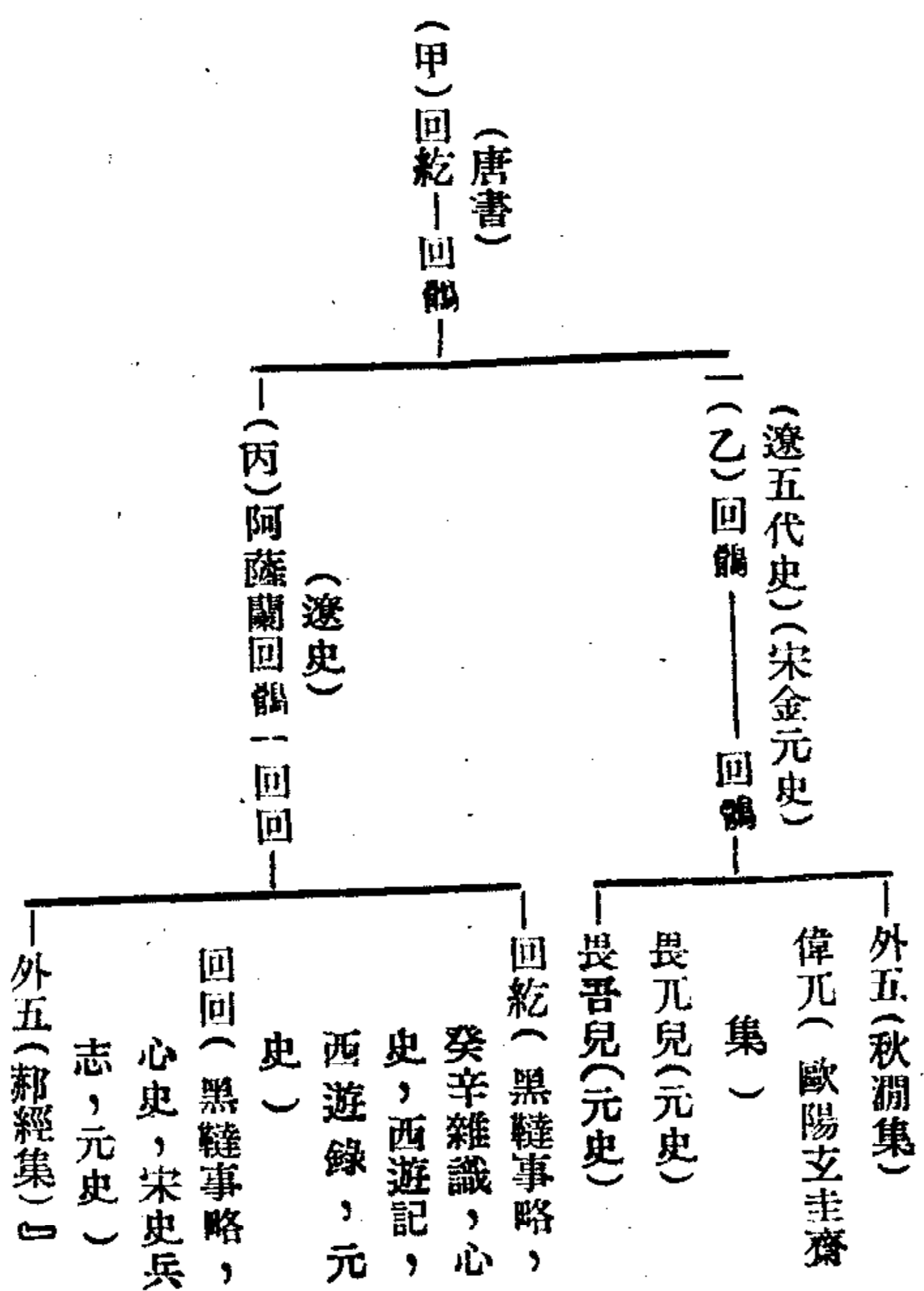
* * * * *

總結上文，西遊記稱葱嶺東之佛教徒爲回紇，則其不能復以之稱伊斯蘭教徒，一也。西遊記稱伊斯蘭教徒曰舖速滿，不能以回紇復稱伊斯蘭教徒，二也。其所稱之回紇，無論葱嶺東西之人實均古回紇之嫡裔，三也。有斯三者，故西遊記回紇爲種族之稱而非宗教之稱。西遊記，北使記所用回紇亦均可作如是解，今不具論。

二、論回回初亦為種族之稱

先生於回教入中國史略言曰：

『關於回回名稱的起源，研究者頗不乏人，如錢大昕，李光廷，丁謙均有所論列。其名實由回紇轉變而來，列表於左。甲行為摩尼教時之回鶻，丙行為改從阿薩蘭教之回鶻，乙行為非阿薩蘭教之回鶻。觀此，可知回回名目由回鶻轉變到回回之次第。……』



錢大昕，李光廷，丁謙，均認回回與回紇無關，純

為代表伊斯蘭教徒之稱；先生雖承顧炎武之說確定回回為回紇之轉，然仍與錢李丁諸氏意同，認回回初即為代表伊斯蘭教徒之意。日蔚意回回初與回紇回鶻義同，純為種族之稱，而毫無伊斯蘭教徒意味也。今論証如後：

北宋沈括之夢溪筆談曰：

『邊兵每得勝回，則連隊抗聲凱歌，乃古之遺音也。凱歌詞甚多，皆市井鄙俚之語。予在鄜延時，製歌數十曲，今士卒歌之。今粗記得數篇。其一，先取山西十二州，別分了將打衙頭。回看秦塞低如馬，漸見黃河直北流。其二，天威卷地過黃河，萬里羌人盡漢歌。莫偃橫山倒流水，從教西去作恩波。其三，馬尾胡琴隨漢車，曲聲猶自怨單于。彎弓莫射雲中雁，歸雁如今不寄書。其四，旗隊渾如錦繡堆，銀裝背嵬打回回，先教掃淨安西路，待向河源飲馬來。其五，靈武西涼不用圍，舊家總待納王師。城中半是關西種，猶有當時軋根兒。』

按回回一詞，見於記載者，以日蔚所知，似以此為最早。單紙隻字，固難確定此回回即回紇回鶻；然總觀其

凱旋歌五首，均係指征外族而言，則回回可指種族言，一也。回回歌一首內，言先教掃定安西路；次飲馬河源。河源古謂葱嶺之地，飲馬河源自須過安西。此時回鶻族正居北庭高昌，即唐之安西地。掃淨安西路，自必打回鶻，則回回可爲回鶻，二也。黑韃事略引用回回之處甚多，均指回鶻族而言，此書不過晚夢溪筆談百年，回回一詞已代回鶻而通行於世，則其百年前回回已爲人所用，頗近事理，此回回之可爲回鶻三也。回回，回紇，回鶻，上三字同，下三字聲同，且回紇回鶻轉讀爲疊字之回回，口勢至順，此回回之可爲回鶻四也。按此歌沈括作於駐鄜延與西夏相抗之時，回鶻自蒙古西遷後，入居甘州之一部領有甘涼瓜沙。甘州於一零二八年，瓜沙肅則於一零三五年亡於夏。甘州回鶻未亡時，曾大敗夏，取涼州，復約宋合攻，未果。沈括駐鄜延時在一零六八年之前，適當甘州回鶻亡於西夏之際。此時西州回鶻正強，沈括不言掃淨甘州路而言掃淨安西路，足知其於回鶻之情形甚爲詳悉。故此回回一稱決非亂用而必有所指，此可証回回之爲回鶻五也。

此時回鶻方信摩尼教與佛教，而決非伊斯蘭教徒，

故回回一詞決無宗教義而純爲種族之稱，實毫無可疑。然此片紙隻字日蔚仍未敢爲定論也。凡十餘見回回之黑韃事略，其所用回回先生以爲代表宗教，實則均代表種族，可爲回回初僅爲種族之稱之鐵証也。

黑韃事略曰：

「其相四人曰：共理漢事。曰鎮海（原註：回回人專理回回國事。）

震按鎮海自號爲中書相公總理國事，鎮海不止理回回也。……

震嘗考之，韃人本無字書，行用於回回者，則用回回字，鎮海主之。回回字只有二十字母，其餘則就偏旁湊成。行於漢人女真契丹諸國，祇用漢字，移刺楚材主之。却又於後面年月之前，鎮海親寫回回字云付與某人。此蓋專防楚材，故必以回回字爲驗，無此則不成書，殆欲使之經由鎮海，亦可相互檢掇也。燕京市學，多教回回字。」

鎮海，王國維氏謂即蒙韃備錄之回鶻田姓者，伯希和氏謂其爲克烈氏，基督徒。然此處所謂回回字則確爲回紇

字，元史作畏兀字。至元四年之詔曰：『我國家肇基朔方，俗尚簡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漢楷及畏兀字，以達本朝之言』。可證其改畏兀字爲蒙古字亦自斯年始。是可證回回即高昌之回紇。高昌北庭此時尙未改信伊斯蘭教，故可證回回一詞純爲種族之稱而毫無宗教意味。

此書所用回回一詞，固不僅指高昌北庭之回紇族，葱嶺西之突厥族，彼固均名之爲回回。葱嶺西之人此時固均屬伊斯蘭教徒，然當視此與西遊記之回紇同，以其係回紇族故而名回回，不當以其係伊斯蘭教徒故而名回回也。

且先生既認回回係回紇之轉，則斷無方其族之一部改信伊斯蘭教時，即另造回回一詞以名之。一名詞之確立，非一朝一夕之事，且回回由回紇而轉，必也二者其初意相同，後乃逐漸分離而獨立。故以事理度之，既認回回爲回紇之轉，則不能不確斷其初僅爲種族之稱也。

總結上文，黑韃事略與夢溪筆談可確證回回初爲種族之稱，以事理推之，亦應如此。故回回初無伊斯蘭教徒義而僅爲種族之稱。

三、論元史所用回鶻回回意義之不確定

先生之言曰：

『凡元史所謂畏吾兒者回鶻也，其稱回紇者回回也。王暉玉堂嘉話（卷三）云：回鶻今外五，回回今回紇是也。元史太祖紀汪罕走河西，回鶻，回回三國。是元人目中回鶻與回紇二也。世祖紀（卷十）言回回人中阿合馬才任宰相，而姦臣傳則稱阿合馬爲回紇人，是元人目中回回與回紇一也。……元人目中所謂回紇即回回，而回一則畏兀兒也。』

（元西域人華化考卷四）

按由上文及前引先生所列之表，先生認爲元史中回鶻代表北庭高昌非伊斯蘭教徒之畏吾兒，回代表伊斯蘭教徒。日蔚意元史所用此二詞，意願不純，尤以世祖前爲尤甚。茲論証如後：

一，回鶻非盡指高昌之畏兀兒也。

『四年夏避暑塔里寒寨，西域主札蘭丁出奔與滅里可汗合。忽都忽與戰不利，帝自將擊之，擒滅』

里可汗，札蘭丁遁去。遣八刺追之，不獲。秋，金復遣烏古孫仲端來請和，見帝於回鶻國。」（太祖紀）

「阿刺瓦而思，回鶻八瓦耳氏，仕其國爲千夫長。太祖征西域駐蹕八瓦耳之地。阿刺瓦而思率其部曲來降。」（元史卷一百二十三阿刺瓦而思傳）

按塔里寒寨，當在阿母河上游與都庫斯山脈中，烏古孫仲端見成吉思汗於回鶻國之地，雖未必即爲塔里寒寨，然當相距不甚遠。至少亦絕非葱嶺東之地。回鶻八瓦耳氏，八瓦耳當卽布哈刺。足證元史不盡以回鶻稱高昌北庭之畏兀兒。

「三年戊申春，河水盡涸，野草自焚，牛馬十死八九，人不聊生。諸王及各部又遣使於燕京迤南諸郡徵求貨財弓矢鞍轡之物。或於西域回鶻索取珠璣。」（定宗紀）

「七年九月，回鶻獻水精盆珠傘物，可值銀三萬餘錠。」（憲宗紀）

按上文回鶻莫明所指，惟由其貢珠寶及向之索珠寶觀之，似非指高昌北庭之畏兀兒。何以言之，以畏兀兒地

既不出珠玉，且元史中屢見回回貢珠玉，輟耕錄且以回石頭名西域珠也。其證如下：

「至元二十八年十一月甲辰，詔回回以塔納珠充獻及求售者，還之。留其估以濟貧者。」

「至元二十九年閏六月庚戌，回回人和卓穆蘇售大珠。帝以無用卻之。」

「至元三十年二月丁酉，回回伯克瑪哈瑪迪沙等獻大珠，邀價鈔萬餘錢。帝曰，「珠何爲！當留是錢以贖貧者。」」（世祖紀）

「皇慶二年二月丁亥，帝諭左右曰，「回回以寶玉鬻於官，朕思此物何足爲寶，惟善人乃爲寶，善人用則百姓安，茲國家所宜寶也。」」（仁宗紀）

「回回石頭，種類不一，其價亦不一，大德間本土巨商中買紅刺一塊，於官重一兩三錢。值中統鈔一十四萬錠，用嵌帽頂上。自後累朝皇帝相承寶重，凡正旦及天壽節大朝賀時，則服用之。今問得其種類之名，具言於後。

紅石頭……

綠石頭……

雅鴉……

貓睛……

甸子……」(輟耕錄)

二、回回非盡指伊斯蘭教徒也。

『至元二年二月甲子，以蒙古人充各路達魯花赤，漢人充總管，回回人充同知，永為定制。』

『至元十六年九月乙巳朔，詔今後所薦，朕自擇之，凡有官守不勤職者，勿論漢人回回人皆論誅之，且沒其家。』(世祖紀)

按上文之漢人當包南人及女真契丹在內，回回當包河西畏兀乃蠻在內，泛指色目人言。若謂此處之回回僅指伊斯蘭教徒，意似未妥。蓋以元分蒙古，色目，漢人為三大階級，待遇至不平等。漢人包南人及契丹女真在內，色目則指西域之種人，今以蒙漢回對稱，故疑回回泛指色目人，非盡指伊斯蘭教徒也。

四、論阿薩蘭回鶻非伊斯蘭回鶻

於前引先生之回教入中國史略表中，先生謂遼史中

阿薩蘭回鶻即伊斯蘭回鶻。日蔚意阿薩蘭為西文Altaïan，

非Islam。阿薩蘭蓋獅子之意，回鶻王號也；與伊斯蘭教無關。

遼史十餘見阿薩蘭，或獨立，或稱阿薩蘭回鶻，或稱回鶻阿薩蘭。回鶻阿薩蘭若仍作伊斯蘭解似未妥。茲略舉如下：

『太宗天顯八年，回鶻阿薩蘭來貢。』(太宗紀)

『遼太宗會同四年，黑離骨來里使回鶻阿薩蘭還，賜對衣勞之。』(太宗紀)

『景宗保寧二年，遣鐸遏使阿薩蘭回鶻。』(景宗紀)

(紀)

『保寧五年，阿薩蘭回鶻來貢。』(景宗紀)

『保寧十年，阿薩蘭回鶻來貢。』(景宗紀)

『遼聖宗統和六年，阿薩蘭回鶻來貢。』(聖宗紀)

『統和七年，阿薩蘭，于闐，轄列並遣使來貢。』

(聖宗紀)

宋史有『其王始稱西州外生獅子王阿斯蘭漢』之語，阿薩蘭與阿薩蘭當為同音之異譯；漢，可汗之訛譯；獅子王，阿斯蘭漢之意譯也。外生即外甥，以回鶻屢尙唐公主，相沿稱中朝為舅，以甥自居。西州回鶻時尚信摩尼

教與佛教，故可證阿薩蘭與伊斯蘭教無關。宋史原文如後：

『太平興國六年，其王始稱西州外生師子王阿厥

蘭漢遣都督麥索溫來獻。五月，太宗遣供奉官王

延德前承旨白勳使高昌。』(宋史高昌傳)

遼史中有足證阿薩蘭回鶻指甘州回鶻言者，雖與宋史不合，然益足證阿薩蘭非指伊斯蘭教言，蓋回鶻甘州之部終其朝並未改信伊斯蘭教也。

『遼聖宗太平六年，……遣西北路招討使蕭惠將

兵伐甘州回鶻。八月，蕭惠攻甘州，不克而還，自是阻卜皆叛。』(遼史聖宗紀)

『蕭惠太平六年，討回鶻阿薩蘭部，征兵諸路。

獨阻卜直刺後期，立斬以殉。進至甘州，攻圍三

日，不克而還。』(遼史蕭惠傳)

二傳相證，是知阿薩蘭回鶻實指甘州之部言也。

關於元人回回回紇等名稱，日蔚之意見如上所述，

望先生詳指其謬誤是幸！

謹此，敬祝著安。

王日蔚上。

百衲本二十四史

續出
四種

隋書	元大德本	二十冊
南史	元大德本	二十冊
北史	元大德本	三十二冊
元史	明洪武本	六十冊

百衲本二十四史已出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五代史記(均宋本)遼史、金史(均元本)二十四年春間曾登報公布於是年歲底續出上列四史業已出書凡購預約訂明自取 諸君請即憑定單向原定書處取書其訂明郵寄者已由敝館分別寄奉所餘六史當於二十五年出齊合併奉告再全書尚未出齊之前每部實售國幣五百四十元

徵求舊本薛居正舊五代史

海內人士如藏有舊刊舊五代史者無論全帙或零卷借印或慨讓均祈開示辦法並將所有原書卷數詳細開明附攝照樣張一葉函寄上海河南路二一一號敝館總管理處出版科當即通訊商議

商務印書館謹啟

燕京學報

(版出內月一年五十二國民)

錄日期八十第

大中磬刻文時代管見.....	許地山
附唐大中銅磬流傳攷.....	容庚
釋天.....	美國顧立雅撰
記正德本朱子實紀並說朱子年譜的本子.....	容肇祖
月令的來源攷.....	容肇祖
魏收之史學.....	周一良
四十二章經道安經錄闕載之原因.....	王維誠
元雜劇裏的八仙故事與元雜劇體例.....	石兆原
山西石佛攷查記.....	馬鑑 周一良
國內學術界消息.....	容媛編

出版者：

燕京大學哈佛燕京

學社

總代售處：

北平隆福寺文奎堂

定價：

每册大洋八角

重要地方地質土壤圖說出版廣告

江蘇地質誌 附二十五萬分一地質圖四幅五十分之一總圖一幅說明書一册全份定價五元五角
張家口地質誌 內附地形及地質圖各一幅全書一册定價七元五角
秦嶺及四川地質誌 附圖十九幅內有一百萬分一秦嶺地質圖全幅書一册內有照片及小圖多幅定價共十二元
綏遠察哈爾地質誌 附圖八幅縮尺二十五萬分一書一册內有照片及小圖多幅定價共六元
揚子江流域地文發育史 附地文圖二十餘幅定價二元
揚子江下游鐵礦誌 此書附有地質照片頗多於各礦地地質敘述甚詳定價六元
中國北部及西北部土壤報告 附圖各一幅照片多幅定價二元五角
陝西渭河流域土壤調查報告 附三十萬分一土壤圖一幅定價一元五角

總發行所 北平西城兵馬司九號地質調查所圖書館

廣東省中部土壤報告

江蘇句容土壤報告

江蘇東部鹽漬土壤約測

山西土壤概述

中國百萬之一地質圖及說明書

中國模型地圖(石膏製)

中國地形圖

地圖投影

其餘尚有實用叢刊及新生代研究室關於周口店猿人之研究報告多種書目及價格表函索即寄

『孟津』

王樹民

書禹貢：『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孟津』之名何自來乎？偽傳云：『孟津，地名』。孔疏云：『孟是地名，津是渡處，在孟地致津，謂之孟津；傳云「地名」，謂孟是地名耳』。漢書地理志顏注云：『孟，長大也』。案：『孟津』，史記夏本紀，殷本紀，周本紀，漢書地理志，溝洫志俱作『盟津』（惟史記河渠書作『孟津』，疑是後人據枚書妄改）。其地實以武王伐紂，盟諸侯於此而得名。史記周本紀：『九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所謂『八百諸侯』，『不期而會』，語近虛張，或為後世誇飾之言；然武王於伐殷之前，東觀兵以示威，要盟諸侯以堅其團結，則均為極可能之事，無足置疑。盟津原為河之大津，因有此大事，後世遂以事名其地焉。然則本字當作『盟津』，其作『孟津』者，同聲假用也。

此說本極通順合理，而一般經學家以其見於禹貢，而禹貢為夏代之書，不容有以周初事得名之地，遂依

文敷義，妄為解釋，以自欺欺人。如孔疏云：『孟是地名，在孟地致津，謂之孟津』。試問孟地安在？則亦未能指出，姑妄言之而已。此種以虛說實之法其誰能信？吾人代為考之，左傳隱十一年，王以蘇氏之田十二邑與鄭，其一曰盟，杜注云：『今盟津』。蓋盟津為南北湊集之地，商旅所趨，漸有邑與其旁，而遂以津得名也。且字亦作『盟』而不作『孟』，更難為孔疏之證。胡渭禹貢錐指僅錄傳疏之文，並注明史記漢書俱作『盟』，而不加可否。成蓉鏡禹貢班義述則進一步斷定作『盟』為是，而於其命名之由來，亦略不之及。意者非其思未及此，蓋諱言之也。至小顏謂：『孟，長大也』，純屬望文生訓，毫無根據。又云：『盟，讀曰孟』，尤為反正倒置。

以上僅略關經學家之謬說，至古人著作中，其能側重事實，解脫經學家氣味者，則早已有先持此說者。酈道元水經注河水篇云：『……河水至斯，有盟津之目。論衡曰：「武王伐紂，升舟，陽侯波起，疾風逆流，武王

明成祖北征紀行二編(續)

李素英

壬辰(二十日)

二十日午發蒙山海，晚次威武鎮。

敕都督劉江朱榮：諸將之中，拔爾二人爲前鋒，領哨馬，爾等自清水源至廣武鎮，遇有番賊消息，不曾拏得人，前有此失，權且不論；十八日路遠無水，爾等不預先着人來報，將及至營，方令指揮蘇雨來報，問他事務，一些不知；十九日又引至無水去處安營，人馬皆窘乏，及差人于營東七八里哨看，有海子四十餘箇，深者渰死馬驢，淺者人皆飲足，又有泉眼不計其數，爾等皆不知，假使賊在旁伏下人馬，爾等亦說不知道，似此要爾等在前哨瞭何爲？故敕。

癸巳(二十一日)

二十一日午前發威武鎮，晚次通泉泊。

敕大營及各軍收後官：今日起行但有落後的都砍了，接去的也砍了，有拋棄驢馬糧食的也砍了，都提將頭解著牌來，故敕。

敕都督劉江朱榮：昨日起行，有原在這裏生長的人引路，說今日早到飲水河(水當是馬字誤)卽休息人馬，以待番寇，爾等起故意，引入無水艱難去處，東奔西走，勞人乏馬，是損自己氣力以資敵寇，不知爾等主意故然如何？故敕。

甲午(二十二日)駐蹕通泉泊，都督朱榮報虜寇數千人東行，上曰：此必瓦剌所遣，敕榮遣精騎覘之，復諭榮曰：此別有直路趨土刺河，視飲馬河路省三四程，且利水草，如寇果東行，宜速從直路報來，朕明日徑趨飲馬河休息士馬，虜至必成擒矣。

敕都督劉江朱榮：今三保回言爾等哨見番寇踪跡已往東路，不見你等再差人來報的確聲息，今伯失言由此別有路徑直到土刺河北，從飲馬河行少三四程地，沿途多有水草，爾等如果哨得番寇踪跡的然往東行，朕明日徑至飲馬河休息人馬，以養銳氣，一舉而擒滅之。如番寇不曾東，由此徑往土刺河，不到飲馬河，道路甚遠，勞乏人馬，

敕至爾等仔細哨看番寇有往東行踪跡，無回轉踪跡，即差漢官一員，達官一員，具本來報，故救。

乙未（二十三日）哨騎報虜東行，車駕遂發，駐蹕飲馬河。

二十三日午次飲馬河，微雨，晚晴。

丙申（二十四日）

丁酉（二十五日）

敕指揮李玉，都指揮朱免力不花：昨有人望見後面有些人馬動靜，已敕爾等晝夜用心，仔細哨瞭，今果有番寇六人伏在馬上，夜間到爾等坐冷邊，爾等明知，不聽號令，不行捉獲，本欲砍將爾等頭來，今日不砍頭，務要爾哨看踪跡所往何方，跟捕得獲，如是不獲，皆砍了爾等頭，故救。

戊戌（二十六日）

二十六日夏至。

敕大營及五軍總兵官并管隊頭目：前日號令，有情願將自己馬匹借與好漢騎坐斃殺，有功時許與借馬人分賞，不愿者聽。今有等無理的人強奪他

人的馬匹騎坐。那有志氣的人不愛惜家財，將父母財物妻兒媳婦頭面首飾買馬出來立功，與朝廷出氣，做好漢，這等是忠于朝廷的好男子。那無理強奪他的馬騎坐，這好漢每心裏怎麼過，只把自家心裏比，過得過不得？今後情愿借與馬者，只依號令行，不愿借與人者不要聽人唬嚇，故救。

己亥（二十七日）前鋒都督劉江等言哨見虜踪跡東行，上曰：虜果東行，吾事濟矣，敕江急追襲之。且曰：虜驅輜重行，未必輕捷，爾遇之即戰，戰必勝，今先發千騎益爾，六師隨至，遇虜即同朱榮等相機行事。

二十七日移營于飲馬河北十里，凡五渡河至營，暮大雷雨。

庚子（二十八日）

二十八日次飲馬河。

辛丑（二十九日）

二十九早食後，復自飲馬河北仍五渡河，午前次飲馬河西三峯山。

六月壬寅朔，駐蹕清流港，下令五軍將士：今深入虜

地，一二日必破虜，臨陣之際，齊力奮勇，所誅者惟首虜，毋奪財物，毋掠婦女，毋虐老稚，毋殺降附；違者斬。

六月初一日壬寅，次飲馬河清流港。

癸卯（二日）

初二日早微雨，發清流港，循飲馬河行二十五里，復晴，下營，午後再行，至暮次崇山塢，無水宿。

甲辰（三日）駐蹕雙泉海，即撤里怯兒之地，前鋒都督劉江等兵至康哈里孩，遇虜與戰，斬虜數十人，馳報。上度虜必大至，命江等嚴哨瞭，下令各營曰：虜中亦有能漢語者，或夜假言語相通，因而劫營，當謹備之。

初三日晨發崇山塢，午後入一山峽長數十里有山，下營，作午炊，食後再行。晚次雙泉海，即撤里怯兒，元太祖發迹之所，舊嘗有宮殿及郊壇，每歲于此度夏，山川環繞，中濶數十里，前有二海子，一鹹一淡，西南十里有泉水海子一處，西北山有三關口通飲馬河土刺河，胡人常出入之處也。

乙巳（四日）前鋒獲虜謀言：馬哈木太平等兵距此百餘里，上喜曰：朕固知虜不遠，令諸軍秣馬以俟早發。

初四日微雨，午晴，次雙泉海，前哨馬來報，哨見胡寇數百人，稍與戰，皆退去。

救大營并五軍總兵官及管隊頭目：今前哨馬已與胡寇交鋒，殺死胡寇數百人，見藏伏在山谷間，胡寇陣上有漢人來與我軍打話，說今夜五更來劫營，爾等好生仔細謹慎，不要鬧，靜靜等着他，但有騎馬來的，便是胡寇，故救。

丙午（五日）車駕發雙泉海，次三峽口，前鋒都督劉江等哨見虜衆，馳報，上率師兼程而進，命皇太孫于寶彝同行，專以鐵騎五百護衛。

初五日午發雙泉海，暮至西北三峽口，即康哈里該，無水。是日前哨馬與寇相遇交鋒，殺敗胡寇數百人，宵遁。

丁未（六日）

初六日次蒼崖峽。

戊申（七日）駐蹕急蘭忽失温，是日胡寇蒼里巴馬哈木太平把秃孛羅等，率衆逆我師，見行陣整列，遂頓兵山巔不發。上駐高阜，望寇已分三路，令鐵騎數人挑之，虜奮來戰，上麾安遠侯柳升等發神機銃砲，斃賊百人，親

率鐵騎擊之，虜敗而却。武安侯鄭亨等追擊虜，亨中流矢退。寧陽侯陳懋，成山侯王通等率兵攻虜之右，虜不爲動，都督朱崇，指揮呂興等直前薄虜，連發神機銃砲，寇死者無算。豐城侯李彬，都督譚青馬聚攻其左，虜盡死鬥，聚被創，都指揮滿都力戰死。上遙見之，率鐵騎馳擊，虜大敗，殺其王子十餘人，斬虜首數十級，餘衆敗走。大軍乘勝追之，度兩高山，虜勒餘衆復戰，又敗之，追至土刺河，生擒數十人，馬哈木太平等脫身遠遁。會日暮未收兵，皇太孫遣騎兵四出覘視，知虜已敗走，上始還帳中。皇太孫入見，上語以虜敗之故，皇太孫叩頭稱賀，上曰：此虜尙未遠，夜中尤須慎防，遲明追撲之，必盡殲乃已。皇太孫對曰：陛下督戰勤勞，天威所加，虜衆破胆矣。今旣敗走，假息無所，寧敢返顧乎？請不須窮追，宜及時班師。上從之。

初七日次急蘭忽失温，賊首荅里巴同馬哈木太平把秃孛羅掃境來戰，去營十里許，寇四集，列于高山上，可三萬餘人，每人帶從馬三四匹，上躬擐甲胄，率官軍精銳者先往，各軍皆隨後至，整列隊伍，與寇相拒。寇下山來迎戰，火銃四發，寇驚，

棄馬而走，復集于山頂，東西鼓譟而進，寇且戰且却。將暮，上以精銳數百人前驅，繼以火銃，寇復來戰，未交鋒，火銃竊發，精銳者復奮勇向前力戰，無不一當百，寇大敗，人馬死傷無算，皆號痛而往，宵遁，至土刺河，上乃收軍回營，已二鼓矣，遂名其地曰殺胡鎮。

己酉(八日)賜名急蘭忽失温地曰殺胡鎮。諸將請追寇，上曰：寇窮矣，何用遠追。遂議班師，遣官賜祭都指揮滿都。

庚戌(九日)班師，上以寇雖窮敗，必尙有潛遁山谷者，命諸將回軍須嚴陣待之。旣行，果有殘寇乘高覘望者，上麾兵薄之，皆散走。自是虜不復見蹤跡矣。

初九日移營向西十里許，晚雨下風寒。

救大營及五軍總兵官并管隊頭目：與胡寇斃時不許于陣與胡寇說話打話，但有與胡寇說話打話的便拏住便殺了；如有胡寇來降的方許與他說話，故救。

救都督劉江朱榮：哨馬近了，有賊來營邊，殺了人去，都不得知。救至即將哨馬放出十五里或十里哨

瞭，架砲的再放出十里或十五里，不要誤了事，故救。

辛亥（十日）車駕發殺胡鎮，駐蹕迴流甸，遣使以擊敗馬哈木等諭和寧王阿魯台。

初十日領師，午次迴流甸，晚微雨風寒。

壬子（十一日）

十一日晨發迴流甸，午出三峽口，餘寇復聚峽口山上，又有數百人据雙海子，諸軍乃以火銃先擊据海子者。寇知不能拒，遂遁，餘寇在山峽者恐火銃再至，亦遁去。晚次雙泉海。

癸丑（十二日）駐蹕平山鎮，命紀功督陣官具將士有功及臨陣退衄者並所獲人馬之數以聞。

十二日次平山鎮。

敕大營及五軍總兵官并管隊大小頭目：今夜務要十分仔細謹慎隄備，防賊來劫營，不許放砲，不許人鬧，不許吶噉，不許驚營，靜靜等着他；但有騎馬來的是胡寇，將箭射鎗戳他。今後起營不許拋棄軍器及一應鐵器，違者并該營頭目都殺了不饒，故救。

甲寅（十三日）駐蹕清源峽，命諸將凡將士被傷及有疾者皆給馬載之，糧不足者計日給之。

十三日次飲馬河清源峽，是日小暑。

敕大營及五軍總兵官并管隊大小頭目：明日行營，軍士有患病的務要馱載至營。驢匹有乏了走不動的，即報與該管都指揮分與本隊軍士食用。今日有病軍士在後不到營的，即便報來。如今已差人將馬去馱接，若不從實開報接到，問出是某衛某頭目管的，該管頭目殺了不饒。就取勘各軍士糧米多少，務要從實報來，不許妄報，故救。

乙卯（十四日）

十四日次飲馬河平川洲。

丙辰（十五日）

十五日次飲馬河青楊灣。

丁巳（十六日）

十六日次飲馬河三峯山。

戊午（十七日）駐蹕三峯山之西南，和寧王阿魯台遣所部都督朵兒只答卜等來朝，命中官王安賚救往勞阿魯台。

十七日渡飲馬河西北三峯山東南下營，阿魯台遣頭

目數十人詣軍門謁見，上皆賜以衣服絹帛米糧，復勞之酒肉，遣回。

己未(十八日)

庚申(十九日)駐蹕飲馬河西岸，和寧王阿魯台遣所部都督鎖住來言，有疾不能朝，上遣指揮徐晟同中官鎖住賜之米百石，驢百匹，羊百牽，別賜其部屬米五千石。

十九日移營于飲馬河北舊下營處。

辛酉(二十日)

二十日午後渡飲馬河，凡三渡水，循河行數里下營。

壬戌(二十一日)駐蹕飲馬河南岸，命成安侯郭亮護將士有疾者歸，且命沿途加意撫綏，無令失所。

二十一日循飲馬河南岸東行數十里下營。

敕大營及五軍總兵官：軍士有患病者，令各都司各委指揮一員收拾管領，俱聽成安侯郭亮提督，務要沿途好生看管將息，不許拋撇一人。如有不用心看管將息，故意拋撇，及收拾不盡，該管指揮治以重罪，故敕。

癸亥(二十二日)

甲子(二十三日)

二十三日次青山峽，微雨，無水，暗宿。

乙丑(二十四日)

二十四日晚次蒙山海。

敕大營及五軍總兵官并管隊大小頭目：今後行營不許軍士落後，如落後的便殺了，該管頭目治以重罪不饒，務要發落軍士每都知道，軍士每都要發落他吃飽飯，不要胡使他，故敕。

丙寅(二十五日)駐蹕野馬泉，和寧王阿魯台遣人來朝，謝恩，及病不能朝之罪，賜敕慰諭之。

二十五日午後發蒙山海。途中驟雨即止，暮次野馬泉。

丁卯(二十六日)

二十六日次環秀岡。

戊辰(二十七日)

二十七日次至喜川，暮再行十里下營。

己巳(二十八)車駕次黑山谷，敕皇太子以班師告天地宗廟社稷，遂頒詔天下，詔曰：

『朕祇奉天命，撫馭華夷，惟欲乂安，咸得其

所，瓦刺黠虜，僻處窮荒，與其醜類歲相仇殺，
敗亡喪歿，存者無幾。朕即位之初，撫摩存恤，
授以封爵，數年以來，憑仗朝廷，始得休息。烏
合爲群，即復驕恣，辜德負恩，背違信義，擅殺
其主，執我使臣，侵擾邊境，豺狼無厭。朕不得
已，率六師以討之，師至撒里怯兒之地，賊兵迎
戰，一鼓敗之。追至土刺河，賊首蒼里巴馬哈木
太平把禿孛羅不度智能，掃境而來，兵刃纒交，
如摧枯朽，追奔逐北，獸獮禽戮，殺其名王以下
數千人，餘虜宵遁。遂即班師，至飲馬河，和寧
王阿魯台之衆悉詣軍門朝，推誠待之，勞徠撫
輯，令回部落。嗚呼！奉行天威，掃腥羶于絕
塞，綏寧順附，覃恩惠于遠人，用靖邊陲，伏我
黎庶，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二十八日次黑山峪，是日大暑。

庚午（二十九日）

二十九日次翠幕甸。

辛未（三十日）

三十日次富平鎮。

七月壬申朔

初一日次玉帶川，大風微雨。

癸酉（二日）

初二日大風。

甲戌（三日）

初三日次懷遠塞。

乙亥（四日）

初四日次廣武鎮，過二十里下營，午後大風微雨。

丙子（五日）駐蹕禽胡山，敕山西陝西遼東臨邊諸城，增
築烽堠，謹備禦。

初五日晨發廣武鎮，午前過香泉戍，午後次禽胡
山，寫平胡詔，其晚就遣都指揮李瑛同中官齋回北
涼。

丁丑（六日）

初六日次楊林戍，晚下雨。

戊寅（七日）

初七日次歸化甸，晚微雨，復晴。

己卯（八日）

初八日午前發歸化甸，途中不雨，晚次清風壑。

庚辰(九日)

初九日次鳴穀鎮；午後復起營，晚次元石坡。

辛巳(十日)

初十日次屯雲谷。

壬午(十一日)駐蹕清水源，命都督金玉，指揮張達等，率將軍校尉軍士先還京師；行糧有餘者，就令賚回興和收貯備用。

十一日次清水源。

癸未(十二日)

十二日次小甘泉。

甲申(十三日)

十三日次錦雲磧，上召賜食燒羊燒酒。其日立秋。

乙酉(十四日)

十四日次龍沙甸，下雨。

丙戌(十五日)

十五日次殺虜城，微雨，晚晴。

丁亥(十六日)

十六日過高平阜，下雨，午後次五雲關，更度山二十里下營。

戊子(十七日)

十七日晨發五雲關，過大石鎮；午後次凌霄峯，上召賜食燒羊燒酒。

己丑(十八日)駐蹕紅橋，上諭諸將士曰：朕出師討寇，本爲百姓；百姓勞于耕作，盼望秋成，況臨邊苦寒之地，衣食尤艱。今大軍入關，朕已遣人巡視，敢有蹂踐田禾，取人畜產，執送北京，處以軍法，統率不嚴者罪同，爾將士俱慎之。

十八日次紅橋。

敕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容：爾即差指揮千百戶自居庸關下直擺至北京城北，看視回來官軍人等，但有躡了人田禾，及搶奪瓜菜柴草等件，并搶奪買賣客商物貨，即便拏住，候朕至京，依軍法處以重罪。朕已遣人試爾，如是所遣指揮千百戶不行用心看視擒拏，或被人告發，或體察出來，看視之人與犯人一體依軍法處以重罪，故敕。

庚寅(十九日)駐蹕興和。

十九日次興和。

辛卯(二十日)以馬皆疲弱，命豐城侯李彬，成山侯王

通，率兩京及直隸衛所各都司官軍駐興和休息二十日歸；命興安伯徐亨，都指揮吳春，指揮沈美張剛劉弘等率步軍扈從。

壬辰（二十一日）

二十一日晨發興和，度野狐嶺，過德勝口；午後次萬全，大風雨。

癸巳（二十二日）駐蹕宣府，遣官祭宣府山川。

二十二日午次宣府下雨，至更盡雨止。

甲午（二十三日）

二十三日次泥河下雨。

乙未（二十四日）

二十四日次鷄鳴山，途中微雨；晚上召賜桃子及食羊肉酒。

救隆平侯張信：前救爾馳驛來見，朕沿途緩行，以待爾至，爾故遲疑不速前來。及至興和，守城頭目撥好馬一百匹跟爾前來，爾相去三四程却退怯不進，竟爾誤事。今爾在家築牆，天時缺雨，暑月重勞人力，所築牆又非緊要，又無敵可拒，不知爾果有何主張作此態度，作此不急之事，不

知爾處心如何？敕至爾即自來回話，故敕。

丙申（二十五日）

二十五日次土木。

丁酉（二十六日）

二十六日次懷來。

戊戌（二十七日）

二十七日次永安甸。

己亥（二十八日）駐蹕沙河，皇太子遣兵部尙書兼詹事府詹事金忠，指揮使楊義，進迎鑾表至。

二十八日雨，是日處暑，晨發永安甸，度居庸關，午後次新店，大雨，晚奉旨同光大勉仁先回。

庚子（二十九日）

八月辛丑朔車駕至京師，上御奉天殿，文武羣臣上表賀。

初一日文武百官迎駕，由安定門入，上陞殿，羣臣上平胡表，稱賀而退。

壬寅（二日）命禮部會文武大臣議將士功賞。

按：成祖于永樂八年北征，敗韃靼可汗本雅失里

于幹難河，並降其太師阿魯台，威武遠震于朔漠矣。十一年瓦剌馬哈木乘本雅失里微弱，復弑之而立答里巴為可汗，明廷之餘忿可藉之而洩也。及本雅失里被弑後，阿魯台處孤立之地，岌岌可危，勢不能不請師明廷為之復仇。當此時也，明廷苟善自為計，則兩置之，聽其互相爭長，以夷攻夷，敗者重創，勝者力疲，因勢圖功，坐取漁人之利可也。乃計不出此，封阿魯台而驅瓦剌，卒以此賈怨瓦剌，而阿魯台者又懷叵測之謀，旋服叛，前門拒虎，後門進狼，六師屢出，虜禍愈蔓延，勞而無功，殊可惜也。

當成祖親率六師出塞也，猛將如雲，不可以數計。其單騎扈從，運籌帷幄者，則胡廣楊榮金幼孜三儒臣，其最眷顧者也。每當風沙飛撲，冰雲侵凌，夜半失道，幾乎身膏草野；如給事中張益之，幸以其子求文于劉侍講得傳，其他之泯沒者當不可勝數。諸君子以一介書生，委身行間，馳驅戎馬，感激知遇，生死忘懷，誠有足多者。迄今讀金文靖公前後北征錄，當日情事宛然在目，其文與國史表裏，自叙艱危困苦之情；我輩今日談先朝故實，設身處地，猶覺為之變色。嗟乎！此亦英主之所以安不忘危也歟！

中西交通史料匯篇

全書六巨册 一百二十萬言

此書為輔仁大學史學系主任張星烺教授所纂，全書六巨册：第一册為上古時代中外交通，及古代中國與歐洲之交通；第二册為元明兩代中國與歐洲之交通；第三册為古代中國與非洲之交通，及古代中國與阿拉伯之交通；第四册為古代中國與亞美尼亞之交通，古代中國與猶太之交通及古代中國與伊蘭之交通；第五

册為古代中國與土耳其斯坦之交通；第六册為古代中國與印度之交通；都共一百二十萬言。所有四千年來自上古至明末清初之中西國際交涉，通商，傳教，人種遷徙，文化交換，知識相通，無不詳載，洵為空前未有之巨著。凡欲研究古代中國外交史，商業史，宗教史，文化史，民族史，地學史，及欲知中國在世界上之過去地位若何者，皆不可不一讀此書。存書無多，購者從速。

定價 法幣七元五角 郵費四角五分 外國郵費一元
總發行所：北平輔仁大學圖書館
代售所：中國各地書局

河南省民權縣設治始末

劉德岑

河南省民權縣之設治，始於民國十七年，其倡議者為劉鎮華氏。其意以為：

「柳河及舊考城一帶，正北毗連直隸（今河北省）東明，東北接近山東曹，定，地面遼闊，居民稀少，素為盜匪出沒之區。姜逆（按即姜明玉）之變，亦係勾結柳河附近土匪，突然發現，重要可見一斑。查前清乾隆年間，舊考城經河決沖沒，始設考城新治，劃儀封十區，舊考城六區，以治理之。考之舊有屬地，分撥蘭睢，因之各該地成爲甌脫。去睢，考，蘭，寧均極遠，實有鞭長莫及之虞，擬援平等，自由，博愛先例，劃睢，考，蘭，寧四邑邊地，於適中地點添設縣治，用敷新治」。十七年二月六日河南省政府訓令第六七三號引總司令部魚電轉引劉鎮華氏上馮總司令電

劉氏據此項擬議，電總司令部請示，而總司令部亦鑒於睢，考，蘭，寧四縣邊徼有創設新治之必要，故除電復劉鎮華氏照准外，並訓令河南省政府遴派委員，馳往

柳河一帶勘定縣境，并定新縣治曰民權縣。此縣名之所由來也。是時民政應派員勘查之後，乃擬民權縣劃分區域爲睢縣之北部，杞縣之楊垌集一帶，考城縣之東南一帶；並將新縣區域圖說，呈復總司令部定奪。旋奉總司令部指令曰：

「茲核閱所呈圖說，新設縣區共劃分睢，杞，考城三縣縣境，地域尙稱適中。并據財政廳審查，與該縣收入無碍。應予照准。惟爲鎮撫便利起見，應以李壩集爲縣治，仰即遵照。遴委縣長，尅日前往任事爲妥。」十七年二月十八日總司令部指令民字第二三四號

新縣治劃分區域既已擬妥，而縣名及縣治之所在地又復指定，則新縣治之成立似規模粗定矣。但以各鄰縣劃界問題，障碍殊多而爭執頗烈。是以民廳雖曾派勘界委員實行考察而後定之擬案，亦不得不爲之變更。試閱民廳呈總司令部文可知：

「查民權縣劃分區域，本爲睢縣之北部，杞縣之楊垌集一帶，考城之東南一帶。據查睢縣全境共分九

區，其在北部者爲七，八，九，三區。該縣全年丁漕爲十二萬九千餘元，而七，八，九，三區丁漕爲一萬九千四百餘元。以該三區劃民權縣，是睢縣劃出地域，不過四分之一。丁漕亦只十分之一五有強。原案所劃之白雲寺，尹店，花園等處，以其分屬該縣五，六各區，而又距睢縣縣治不遠，自應仍留爲睢縣管節，經呈復鈞座核奪。此變更睢縣劃界原案者一也。

杞縣全境共分十區，計三十六社。全年丁漕爲二十二萬七千餘元。原案劃杞縣區域爲楊堦集北各地約七社，據查以楊堦，孔莊，泥溝各地，遠在民權縣西北，或有不便，即規定將位於該縣東北之新興，人和，雙塔，西肥，巴河五全社劃歸民權縣，計其面積爲數尙無六分之一，而該五社丁漕年約二萬五千餘元，要不過十分之一。此變更杞縣劃界原案者二也。

查考城地形，東西斜長，共十六區。其在西部者十區，爲上十坊。東部者六區，爲下六坊。下六坊距考城寫遠，然爲該縣富庶之區。故於劃界之始，即

不敢多爲擬劃者以此。迨後據查勘結果，暨地方之迭次稟請，因知下六坊之實有特殊情形，無論劃多劃少，均難適中。况民權縣劃分睢，杞兩縣區域，面積已不在小，丁漕計有四萬四千餘元，爲數亦非不多，在該縣立縣上，已綽有餘裕；縱不再劃考城區域，亦無不便之處，在考城之下六坊，既有特殊情形，與其劃而滋糾紛，毋寧完全不劃之爲愈。此變更考城縣劃界原案者三也。」民權呈請司令部文

民權縣之劃界，經此次變更後，故其所得區域僅睢杞兩縣各一部分而已。今將民權縣與睢杞二縣劃界之始末述之于次。

關於民權縣與睢縣之劃界，其爭執之處亦多。民廳派洪錦澤氏爲查勘民權縣界委員，前赴該處實地查勘。洪氏擬具辦法，呈復民廳，其文曰：

「欲求和平執中之法，莫若按區劃分。擬將睢縣之七，八，九區原管各里，完全歸民權縣管轄，略圖中之白雲寺，尹店，花園等處，仍留睢縣，不必劃出，其兩縣界址，即以睢縣七區與五六兩區原來之區界，爲睢縣民權兩縣之縣界，各製界椿以爲標

識，如此劃分在民權縣南部尚有二十里內外，其北部則三十里，東西則在百里內外。縣境爲長方形勢，亦不過于狹隘，將來兩縣辦理行政上移送接收之一切手續，暨軍事政治兩方面之設施，亦不難措置。爲公爲私，均屬便利，既順輿情而少騁轆。」

十七年四月九日查勘民權縣界委員洪錫澤呈民廳文

民廳得據此項報告，即飭令睢縣縣府七，八，九，三區劃入民權縣，并迅將該三區糧冊移至民權縣接收，着手設施。當經睢縣縣長楊文心呈復在案。復于四月二十八日，睢縣縣長楊文心，民權縣縣長孫巍，會同兩縣各機關人員，前往劃界。其劃界情形，會呈中言之頗詳。

「旋於四月二十八日，縣長巍，文心會同兩縣各機關人員往劃界。在七區南邊之賀寨村南大路旁，樹立界碑，係爲民睢兩縣西邊之境界。由此向東至七區之孟油房村南，樹立界碑。後向東至第六區之王審村東北大道，樹立界碑。再向東至七區之李莊村南，東西大道旁，樹立界碑。約長三十里。

二十九日，至李壩集車站，六七兩區，犬牙相錯，東西共十里，鐵路以北有田莊，韓莊，袁莊，袁店

四村，係第六區管轄。鐵路以南，有潘莊，馬莊，蔣老家莊，劉店四村，係第七區管轄。兩縣於管轄均感不便。經縣長等，各機關及各地住民商酌，以四村換四村，由李壩集車站以西，則按六七兩區劃分；車站以東之小部分則以鐵道劃分。彼此既不損失，管轄又感便利。現已劃分清楚，除縣長文心已飭科趕造糧冊一俟造竣移交縣長巍接收啟徵外，所有遵令劃界情形理合具文會呈。」十七年五月一日民權縣長孫巍睢縣長楊文心會呈民廳文

會呈上後，民廳轉呈省府，當得省府指令備案矣。

「呈悉：既據核議睢縣北部之七，八，九三區，劃歸民權縣治管轄，極爲適宜。應准如擬辦理，除布告並分行外，仰即知照，此令。」河南省政府指令第五二六四號

此民權縣與睢縣劃界之大略也。

至於民權縣與杞縣之界，民廳鑒于前次爭執之糾紛，曾有規定三點，以作標準。

「關於杞縣民權縣劃分縣界，規定三點，以作標準。一，仍照原案辦理。二，如實有困難則以洪委

員所擬新興，人和，西肥，巴河，雙塔五全社爲界。

三，倘仍不適宜處，雙塔社各村劃歸民權縣，而以

西肥，七基兩社其他各村併爲一社，仍屬杞縣。飭

卽遵照會同勘界委員，民權縣長，從速查勘，擬議

具復核奪，並奉令飭趕將該五社丁漕戶口冊籍，移

交民權縣接管，具報備查。」民廳訓令第一二五九號令

杞縣縣長王錫典及民權縣長孫巍文

杞縣縣長王錫典，民權縣長孫巍，接到訓令後，卽會

同勘界委員洪錫澤，召集各社村長商酌。其商酌結果，

乃擬照民政廳所定第二點辦理之：

「均擬遵照鈞廳第一二五九號令飭，第二點，以杞

縣新興，人和，巴河，西肥，雙塔五全社，劃歸民

權縣管轄，隨由縣長巍，到杞會同縣長錫典親履各

社查勘地界，樹立界標。業經縣長巍呈奉省政府

訓令准予照辦，並頒布告，飭卽遵照張貼縣後，等

因，並經縣長錫典遵將奉發布告，分別張貼縣後在

案。惟查屬縣新興，人和，巴河，西肥，雙塔五社，

每年應完丁地銀九千七百四十二兩零六分六厘，

漕米一千四百四十三石零七升，每石按三元八角

六分二厘折合洋五千五百七十三元一角三分六厘。

除十九年以前各年丁漕冊籍前被紅會破城焚燬無

存，無憑查造外；其十九年，廿年，廿一年丁漕等

項已由縣長錫典遵將該五社戶口冊籍分別已未完納

數目，連日隨糧附收地方捐款數目，先後開單移交

縣長巍接收催徵在案。所有遵令會勘縣界，樹立界

碑及交接丁漕戶口冊籍情形，理合會呈鑒核備查。」

十七年五月卅一日民權縣長孫巍杞縣縣長王錫典會呈民廳文

會呈上後，民廳卽指令備案。

「會呈已悉：既據稱丁漕戶口冊籍均已先後開單移

交接收，並無不合，應准備案，仰卽知照，此令。

十七年六月四日民廳指令第四零四八號

此民權縣與杞縣劃界之大略也。

民權縣與睢縣杞縣之劃界既畢，則民權縣新縣治之

區域始正式規定。唯關於考城部分，因障礙殊多，故有

經民廳核議中止免劃，則新縣治之設乃由睢杞兩縣所撥

之部分而成立也。

「是屬縣轄境，僅有杞縣劃撥之人，新興，西

肥，巴河，雙塔等五社。睢縣劃撥之七，八，九，三

區爲屬縣轄境。」十七年八月十六日民權縣長孫毓呈民廳文
 新縣治劃清成立呈復以後，民廳又有指令，對於此
 縣各區之更改有所指示：

「查該縣劃界，前以窒碍良多，業經本廳斟酌情
 形，變更原案，呈奉總司令並省政府核准，各在
 案。據報略圖核與本廳改劃區域情形尙屬相符，應
 准備案。惟該縣所劃之睢縣七，八，九區及杞縣之
 新興等五社，既經劃歸該縣，即應將各該區社改
 編，另行擬定名稱，或冠以數目字，命名爲第一
 區，第二區等字樣，以明統系，不得再沿用舊有名

附民權縣丁銀槽米

由杞縣劃入之五社					丁 銀	槽 米
新興社	人和社	西肥社	巴河社	雙塔社		
式千八百二十四兩三錢二分六厘	式千零六十九兩五錢五分	一千九百四十八兩六錢二分八厘	一千五百八十二兩三錢八分	一千三百一十七兩一錢八分二厘	四百二十八石四斗六升三合	三百一十三石二斗一升八合
		二百八十四石八斗三升八合	二百二十八石七斗七升五合	一百八十七石七斗七升六合		
以上五社共計					九千七百四十一兩六分六厘	一千四百四十三石七升

稱，仰即遵照，妥爲編定呈核，此令。」十七年八月
 廿日民政廳指令第七一三二號令民權縣文

是後民權縣縣府本民廳之指示，將全縣分爲六區。其一
 二三四等區係由睢縣劃歸者；其五六兩區係由杞縣劃歸
 者。於是煥然一新，而新縣之設始完全成立。至其毗
 連地界，東界商邱，東北界考城，西北界蘭封，西界杞
 縣，南界睢縣，東南界甯陵。其成立經過，由十七年二
 月起，至八月止，爲時約半年。余以其事關地理沿革，
 故濡筆記之如上。

以上三區共計	由睢縣劃入三區		
	第七區	第八區	第九區
一萬五千八百一十四元三角七分二厘	五千七百六十七元九角六分	四千五百二十一元三角一分六厘	五千五百二十五元九分六厘
三千六百六十七元四角八厘	一千五百六十六元二角七分一厘	一千元三角一分九厘	一千一百元八角一分六厘

本會徵求地理圖書啟事

本會設立迄今二年，多承會內外同志之獎勵輔導，得以粗具規模。現在會所布置就緒，亟應彙集地理圖書，俾同志參考有所，學會亦得名副其實，想凡表同情於本會者皆樂觀其成也。茲擬徵求圖書條例數事於左，敬求教正：

- (一) 凡地理類圖書及間接關涉地理者（如天文，歷史，經濟等等）皆為本會所樂受。倘蒙惠贈，即當登入會刊，藉鳴謝忱，並編目以供衆覽。
- (二) 本會有志設立「地理書藏」，凡本會藏書目錄當按月發表一次，略附提要，將來即合編為「禹貢學會藏書志」，凡惠贈圖書者之姓氏及機關名皆當注入，以志不忘。
- (三) 凡捐贈圖書價值在五十元以上者，即由本會推為贊助會員，享受一切會員權利。
- (四) 凡捐贈自刊圖書者，會刊中當代為登載義務廣告，藉資鼓吹。其價值較高者，當分刊數期，以答雅誼。
- (五) 凡捐贈自刊圖書者，如將該項圖書交本會代銷，本會當收取最低之手續費。
- (六) 凡捐贈自刊圖書，對於學術有重大貢獻者，本會當委託專家作為評論，登入會刊，藉盡介紹之義務。

纂修河北通志聞見錄（一）

于鶴年

河北省通志館設立經過

河北省開館修志醞釀於民國二十年以前。民國十八年行政院通令各省設局修理省縣志書。彼時陝西省政府主席劉郁芬致電行政院：「請抒列綱要，分行各省，以便依例纂輯」（注一）。行政院以此電交內政部核議。內政部以爲「似宜仍由各省按照地方風土及特殊情形自爲編定，但期不悖黨義，不違史裁，新舊融通，卽爲編纂合法。至於地方制度之遞嬗，社會生活之變遷，以及文化高低，工業優劣，交通暢阻，物產盈縮，均宜酌古準今，兼收並載，而統計一項尤當列爲專門。……若遽以定例相繩，誠恐事變滋繁，反難彙括」（注二）。「……各省政府所定志書凡例，若爲慎重計，擬請先送本部審核，隨時會商修正，其餘體例上之因革損益不必強其從同」（注三）。遂由內政部通咨各省政府，並令民政廳轉飭各縣照辦。半年之後，內政部以各省政府送來志書凡例及綱目「不無牴牾參差之處。當以門類雖難強同，而宗旨所關未可互異，經卽呈奉行政院令，由部擬定修志

事例概要」（注四），分送各省政府，並轉飭所屬，作爲省縣市修志標準。至民國十九年一月，內政部咨行各省政府「迅將通志館籌備設立，其設立通志館省分，並希將成立日期，地點，暨館長，副館長，編纂略歷及經費常額報部備案爲荷」（注五）。河北省政府接到咨文，於四月四日提交委員會第一六九次會議公決，決議「暫緩」（注六）。至六月間內政部咨行河北省政府「查照前令各案，迅將通志館籌備成立報部備案，並將籌備進行情形先行咨復爲荷」（注七），仍無結果。十月間河北省政府改組，改組以後，中央又復催辦，乃於民國二十年三月九日「規定門類，通令各縣徵集志料，爲重修省志之準備，限六月底編竣呈送，以便整理彙印」（注八），並咨報內政部備案。五月十二日內政部咨復業經備案，「仍希將省通志館早日籌備成立以便督促進行爲荷」（注九）。河北省政府又於五月二十九日將此案提交委員會第二五四次會議，決議「由省府先設通志館籌備處」（注十）。旋卽擬定組織大綱暨每月支出預算書，於八月二

十一日提交第二七六次會議，其大意為設處長一人，籌備主任一人，編纂員十人，就省政府及各廳局現職人員兼充，並就其中指定一人為總纂，設於省政府內，俟通志館成立時裁撤，每月經費八百九十五元，經議決逕設通志館「由秘書長另擬通志組織及預算再行提會」(注十一)。至九月一日，第二七九次委員會會議議決河北省通志館組織章程暨預算書。設館長一人，總纂一人，均由省政府聘任。編纂及分纂各八人至十人，由省政府聘任或委任。又設二股，第一股掌收發，監印，校對，保管，印刷，會計，庶務等事，第二股掌徵集，採訪，調查等事，各設主任一人，事務員二人至三人。館設省政府內。經費每月三千三百零八元。並議決聘省政府秘書長劉善錡為館長，曹樹殷為總纂。河北省通志館經過二年間的醞釀，至此纔得實現。

九月二日通志館正式成立，以後即著手聘委編纂，分纂及其他職員，擬定通志目錄及編輯方法，蒐集圖書及修志資料。所聘委之編纂及分纂除一部分為專任外，另一部分由省政府及各廳中職員兼任，以期在徵集及調查上進行便利。目錄擬定後，即由各編纂及分纂分別担

任，並規定每有一部分脫稿即行付印，如此陸續印成，易於見功。圖書則取給於省政府所藏，僅有少數借自私家。資料原有省政府以前徵集各縣之志料，關於最近事實，則擬定表格，呈請省政府，轉飭各縣填送，或開列調查事項，函請省政府轉行該管機關答復。先後擬定表格凡十五種，茲列各表之各種及項目於下以供參攷。

- (一)人民生活狀況表 (1)衣 (2)食 (3)住
- (4)行 (5)總括或特殊狀況 (6)附記
- (二)貨幣表 (1)種類及始用時代 (2)兌換數目
- (3)流通情形 (4)計數習慣 (5)備考
- (三)書院表 (1)名稱 (2)地點 (3)成立年代
- (4)房舍情形 (5)歷任山長姓名及任事年月
- (6)院中高材生及知名者姓名及事略 (7)科舉停後迄今經過情形 (8)備考
- (四)市集表 (1)地點 (2)名稱 (3)沿革 (4)例期 (5)貨品 (6)集會情形 (7)改行國歷後情形 (8)附記
- (五)工廠表 (1)名稱 (2)地址 (3)性質 (4)成立年月 (5)資本(法定，已繳) (6)原料及

其產地 (7) 製造方法 (8) 製品種類 (9) 工場 (10) 設備 (11) 機械 (12) 原動力 (13) 職工人數 (14) 職工工資 (15) 每年產額 (16) 製品價值 (17) 製品銷路 (18) 製品商標 (19) 備考

(六) 省款收入表 (1) 名稱 (2) 全年數目 (3) 備考

(七) 田賦徵收表 (1) 類別 (2) 畝數 (3) 每畝徵收數目 (4) 共徵數目 (5) 備考

(八) 地方款收入表 (1) 名稱 (2) 全年數目 (3) 用途 (4) 徵收機關 (5) 備考

(九) 地方款支出表 (1) 機關名稱 (2) 全年支數 (3) 備考

(十) 學校表 (1) 種類暨名稱 (2) 地點 (3) 就學人數 (4) 備考

(十一) 社會教育表 (1) 名稱 (2) 地點 (3) 辦理成績 (4) 備考

(十二) 戶口表 (1) 區別 (2) 戶數 (3) 人口(男, 女) (4) 備考

(十三) 金石表 (1) 名稱(正, 俗) (2) 存佚 (3) 年月 (4) 著錄

(十四) 村鎮表 (1) 區別 (2) 鎮村名 (3) 距縣方向里數 (4) 戶數 (5) 人口(男, 女) (6) 編鄉號數 (7) 主村或副村 (8) 交通狀況 (9) 備考

(十五) 物產表 (1) 類別 (2) 名稱 (3) 出產區域 (4) 品質 (5) 產量 (6) 種植情形 (7) 播種及收穫期 (8) 運售情形 (9) 特點

後因省款支絀，縮減政費，自二十一年二月分起每月領經費一千元，館中各項支出因而減少，遂裁減一部分職員。至十二月間，感於開館日久而功績未見，乃另聘名譽編纂及分纂數人幫助編撰。至二十一年六月，縣沿革表編成，隨即付印。十月，河北省政府又改組，館長劉善綽以原係省政府秘書長，因而辭職，由省政府函請總纂曹樹殷暫兼。至二十二年二月，改聘省政府秘書長瞿宜頴為館長。總纂曹樹殷隨即辭職，館中職員亦有一部分更動。並將總纂編纂，及分纂之名義取消，均改稱編輯。又由省政府聘王樹枏，谷鍾秀，高凌爵，張志潭，

張國淦，華世奎，賈恩斌為總裁。八月，河北省政府改組，瞿宣穎辭館長職，聘高凌霨為館長，張志潭為副館長，通志館乃為第二次改組，以前種種名義均行取消，另設編纂若干人。因經費不足，屢請增加，以便早日成書。二十三年四月增加經費三百元。至二十四年八月，又增加經費七百元，連前共二千元。當四月間，已成之稿有水道四卷，謠俗一卷，物產二卷，方言二卷，人物五卷，方志二卷，祠廟二卷，古城廢署六卷，陵墓三卷，寺觀二卷，園亭宅墅一卷，鹽法三卷，沿革一卷（已刊之縣沿革表在外），爵諡三卷；未成之稿有賦稅，輿地，度支，公債，金石，交通，藝文，藝術，通商，禮典等編。其沿革編及水道編之一部分均曾在河北月刊第二第三卷內發表。是後迄今尚未聞更成何新稿。

南園叢稿

第一輯四冊 定價二元

西遊錄今釋 湛然居士年譜 成吉思汗陵寢辨證書
各處遊記 韓邊外志 南園詩存 南園文存

南園叢稿

第二輯十一冊 定價十二元

南園文存 沛谷筆談 帝賦譜 中國地理沿革史
佛學地理志 萬法精理 沛谷居士年譜

- 注一 十八年五月廿九日內政部民字第五九六號咨
- 注二 十八年五月十四日內政部致行政院秘書處函
- 注三 十八年五月廿九日內政部民字第五九六號咨
- 注四 十八年十二月廿五日內政部民字第一五四五號咨
- 注五 十九年一月廿二日內政部民字第一一〇號咨
- 注六 河北省政府委員會第一六九次會議紀錄
- 注七 十九年六月廿一日內政部民字第一〇七九號咨
- 注八 二十年五月廿九日河北省政府委員會第二五四次會議秘書長報告
- 注九 二十年五月十二日內政部民字第九一八號咨
- 注十 河北省政府委員會第二五四次會議紀錄
- 注十一 河北省政府委員會第二七六次會議紀錄

此書為本會已故會長泗陽張蔚西名相文先生各種著作之一部份。先生素以精考史地名於世，生時嘗編排南園叢稿第一輯四冊，已風行於世。張亮塵君現復將其先人他種著作編排為第二輯，凡十一冊。書印無多，欲讀先生文章著作者，不可不速置一編也。

發售處：
北平北海團城
內中國地理學會

編輯『中國山水辭典』緣起

張佩蒼

先哲有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凡百皆然，而治學其一端也。

晚近學術分科，研討較前爲嚴。懸揣臆斷，固屬無稽，而力矯其非者，苟引證未確，文字雖佳，亦斷難爲人所重矣。

我國圖籍浩瀚，各項史料悉包孕於四部之中，自非學識淵博，鮮能詳其原委；蓋古無分科之名，今尙專研故也。爲摘尋有關一己之材料，非徧閱各項圖籍不可。

然則欲成就一種學術，蓋亦憂憂乎其難。而窮鄉僻壤，無所得書，天才因以埋沒，終其身無所表見者，則又更僕難數矣。昔張衡研京，時閱十年，左思鍊都，期逾一紀，殆其時書賴傳抄，難於搜集材料，非其才之不逮也。方今印刷術日精，各項圖籍易得，以昔較今，不逮遠甚。無如時逾千餘年，而歷史上發生之事實又千百倍於曩昔，今昔繁簡之不同，似未能視爲一例。補救之法，舍從事各種類書之編纂，其道末由。

二十年以還，有識者頗多注意於此，相繼刊佈者有

動，植，醫，哲各項辭典之出版。便利學人，厥功至偉。至於地理範圍比較重要者，亦祇劉鈞仁之中國地名大辭典，及威勵蘇等之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兩書。前者祇限地名，於山水兩項未及採列。後者雖曾注意及此，而搜羅或未完備。竊思吾國幅員至廣，山水尤繁，彙爲專書，必有可觀。思竭箇人之力，以成此工具之獻，或亦識者所許乎？此志雖懷之數年，終以人事鮮暇，未能詳細計劃。茲以顧先生敦促之殷，乃釐定編例若干條，資爲着手之範圍，庶編次之際有所標準，而去取之間亦不致漫無抉擇。惟是一己之理想，或未能充分周密；疎漏之處，有待於高明指示者正多也。

編例

(一) 凡山脈河流同名異地者，用數字表列，置於同條之下，而分別說明之。引用之書一併述及。

(二) 山或水有數名者，依第一字筆畫分置之，但說明祇詳主要條下，分置各條則僅註以參見某條下字樣。

例如陰山又名大青山及大斤山，除於陰山條下詳述

外，其大青大斤兩山條下祇註「參見陰山條」字樣。至河流之屬同類者，亦以此例之，庶歸一律。

(三)一山括有數峯，一水含有數種名稱而非包括全體者，應於總稱條下詳述一切；其一部份之名稱除參見於總條外，必須述及者，當酌量補入之。

(四)山之屬境來脈，水之流域發源，以及某山具何礦產，某河擅何水利，應根據調查錄入，而經緯度可資者並增載之。

(五)凡古今開鑿之溝渠引河，與民生至有關係，目的不同，為利則一。其與農業有關者，如綏遠河套諸渠，以及河南安陽境內之萬金天平兩渠，則灌溉上所資者。其他如黃河兩旁之各種引河，專為免除水害者，亦一律列入。

(六)沿海港灣為數至夥，或為國防要地，或係通商要埠。縱因條約租借，版圖本我固有；即臺澎港澳各地，割隸雖久，原本國壤；斷不因河山易主，屏棄不錄。

(七)川滇鹽井性質較殊，雖不同巨浸細流，要亦水之種類；依例編入，自屬當然。

(八)我國河流，按諸方志所載，名稱至夥。然考之實際，或古有而今無，或僅有其名稱。一律採入，亦參考上之資料也。

(九)述古而不及今，則實用難期；詳今而不溯古，則沿革無徵。述古之餘應兼今况，凡有關於文化，外交，民生諸端，當兼採併包，擇要錄及。

(十)編輯取材，應分新舊。屬於舊籍者，如全國各縣縣志，一統志，太平寰宇記等；而輔之以水利，河防諸籍，均在參閱之列。屬於新籍者，則政府各種新調查，及各種定期刊物，以及地質礦產各圖籍，均在搜集範圍。

(十一)前項編例，倉卒草成，疏漏處祇能於著手之際隨時增補，期達完善之域。

黃山遊記

(禹貢學會遊記叢書之一)

李書華先生著 道林紙袖珍本 定價洋二角
北平成府蔣家胡同三號禹貢學會出版

經售處：北平景山東街景山書社
上海及各處中國旅行社

國內地理界消息

甲 各省礦業狀況

中國之石油礦

石油又名原油，經提煉後，即成揮發油，煤油，輕油及重油。近代各國軍備擴張，皆採石油為軍艦燃料；其他如甲車，潛艇，飛機，汽車等之行駛，亦莫不惟石油是賴。年來列強鈞心鬥角以攫取石油資源及石油市場，良有以也。我國石油產源之分佈，起自新疆北部，經南山之麓而至玉門燉煌，再由甘肅東部延入陝西北部，越秦嶺山脈而達四川盆地。近在湖南之邵陽亦有大量油田真岩發現。估計全國石油埋藏量，當達三千七百兆桶。(每桶四十二加倫)佔世界總儲量百分之七左右，三倍於日本及台灣。惜大部在撫順耳(撫順油頁岩佔一千九百兆桶，達全國總藏量半數以上)。內地現已開採者，有陝西之延長，貴州之龍里，甘肅之玉門祁連山，新疆之塔里木河一帶，及廣東之茂名，電白等處。

陝北礦脈分佈極廣，東至延長，南迄宜君，北達膚施，皆有油苗發現。光緒三十三年十月，巡撫曹鴻勳奏准試辦延長石油礦，聘日人查勘油苗，購機開採，惟所鑿四井，僅一井出油較旺，餘三井皆以無油廢棄不採。直至最近，始有一新井成功，老井當初採時，日產原油數千斤至一萬斤，其後逐年減少，近則日產三四百斤而已。新井在老井西北，成於民十八年八月間，初日產原油萬餘斤，數星期後即減至四五千斤，後又減為千餘斤，近日產量，亦不過三五百斤而已。至產量之所以逐漸減少，一般推測為地層油源漸塞所致。惟油井產量本無定則，觀之老井，數十年出油未嘗間斷，且曾一度日產萬餘斤，其蘊藏之富已可概見。現陝西尚未開發之油源，如膚施鄧家溝。牌家莊，橋兒溝，及延長烟霧溝等處，皆已露頭。惟陝北萬山綿亘，運輸不便，每油一桶，每百里約須運費三角五分。故產品僅能行銷於油井附近。近來始有山西汾州商人前往定購。如能開闢交通，便利運輸，則陝北石油業之發展，可操左券。(且自地質調查所在該省北部發現頁岩油田以後，估計可得油一

百五十六萬萬加倫，已躋佔中國油源首要地位，是陝北交通之建設，更不容或緩矣。)

新疆為我國石油礦脈發源之地，油區有庫車莎車迪化綏來沙灣塔城烏蘇七地。庫車縣北之哈喇亞爾，有油泉五所，油質極純，不必精煉即可燃燈，附近居民以舊法採取，日可產油一百餘斤。莎車縣西南之高舖亦有油泉，油質亦佳，日產約七八十斤。迪化有油田二處，一為蘇達車，一為四盆溝，綏來有油區三所。沙灣之博洛通古油礦，民七年間曾施工開採，多銷售於迪化。塔城之青石峽，亦稱黑油山，油泉極多，現在尚有九處。烏蘇之南山及獨山子，共有油泉三十二處，現有官辦公司從事採掘，年可產油五萬斤，多運銷於省城。新疆之油源，久為各國所注目，暗中逐鹿已非一日，在我國石油銷域中，實不可忽視也。甘肅敦煌酒泉一帶，皆產石油，面積極大，玉門石油質地尤佳，堪稱世界石油上品。該省以滿灘油脈中心，埋藏量當不在少。且產地交通較便，東至蘭州，西至猩猩峽皆有公路，出猩猩峽而至哈密迪化，更為平坦。現據各方調查估計全年可產油五萬斤，除一部為土用以燃燈外，蘭州各廠局，多有購以塗膏機器者。

四川沱江沿岸油區，以富順自流井一帶為著名，其次資中，榮縣。此外岷江區之捷為，樂山，涪江區之綿陽，射洪，安岳等縣，嘉陵江區之巴縣，亦均產石油，惟不及自流井之多耳。重慶油廠始創於民國二十二年，現有大小九家，資本自二三萬元至十五六萬元，每日可產純淨煤油五百餘箱，售價較外貨為廉，除銷售重慶附近外，其餘以江津，古宋，古蔺等縣銷納為多，甚少運輸省外者。

貴州龍里貴陽交界之泡末沖油礦，現已由政府着手開鑿。東至千家卡，西至黃泥哨，周圍十餘方里，含油最富，油層距地表在百丈至二百丈之間。中國近年石油產額如下表：(單位桶)

楊向奎
葛啟揚輯
張佩蒼

年來國人受列強石油傾銷之反應，鑒於煤油製法之簡便，成本之輕微，乘一九二九以後油價狂漲之際，土製煤油業風起雲湧，儼然成爲新興工業之一種。就廣東一省而論，土製煤油工廠達二百餘家之多。該省現月銷煤油六十萬罐，其中三之二即係土產。以此類爲外商在華火油公司所注意，時時予土製油商以不利。近年石油輸入數字，並未因對外貿易衰落而減少。茲示近二年石油進口數字如下：

數	量	價	值
煤油	一八七·三六一·一六五美加倫	四四·七九九·八二八關兩	
汽油	三一·二八一·六〇一美加倫	一〇·九三七·七〇三金單位	
機油	一一·一五六·〇五一加倫	六五八·一二七金單位	
柴油	三三六·〇六四公噸	九·七〇八·九一五金單位	
二十三年			
煤油	四五〇·五四九·一九九公升	二〇·二二二·二五〇金單位	
汽油	一五〇·一三〇·三一〇公升	九·八二九·四二五金單位	
機油	四二·三〇二·〇八四公升	三·三四六·八三九金單位	
柴油	四〇八·六九四公噸	一〇·八二五·〇四一金單位	

實業部鑒於石油消耗日增，輸入額逐年加多，擬以資本一千一百五十萬元，開採四川油田及陝北大油田，在兩地鑿探井眼五百口，預計每年產量可達八千萬加倫，即以此爲基礎，再徐圖發展，并在油田附近建築公路，以利運輸。此項計劃，擬在四年內逐步完成。自此貨不塞於地，而物可盡其用。長江流域之工業亦可藉以發展，固不特塞漏卮已也。

湖南之煤藏

湖南省煤藏雖不甚豐，但其分佈則廣。無烟煤產於寶慶，新化，來陽，永興，及郴縣。烟煤產於醴陵，石門，慈利，大庸，及寶慶。此外

湘鄉，湘潭，及寧鄉，亦有煤藏。以地形分，則有兩個煤帶：一沿來水，一沿湘水。前者礦床由廣東之北江貫宜章，臨武，桂陽，郴縣，資興，桂東，永興，而止於來陽。所產多屬無烟煤。後者則展於湘水流域及資江一帶。以烟煤產量最豐，主要產地爲醴陵，茶陵，湘鄉，寧鄉，寶慶，祁陽，及安化。

湖南煤藏之多寡估計各殊，一九一三某外國專家估爲九〇·〇〇〇百萬噸，日人估計則只一七·〇〇〇百萬噸，一九二一年北平地質調查所第一次估計湖南無烟煤藏一·〇〇〇百萬噸，烟煤藏六〇〇百萬噸；但一九二六之第二次估計則烟煤藏六·〇〇〇百萬噸，當一九二一估計之十倍。最近湖南地質調查所估爲一·一〇九百萬噸，其中一六一百萬噸爲烟煤，九四八百萬噸爲無烟煤。各區儲量不等，多者如來陽之二三三百萬噸及湘鄉洪山殿之二〇〇百萬噸，少者爲醴陵石門口之三百萬噸及常寧斗嶺之一百萬噸。茲將主要礦區之情況簡述如下：

醴陵石門口，位於醴陵之南，有輕便鐵路與粵漢路相接，故陸路交通甚爲方便。水路則有渌水於渌口流入。水可資航運，該礦面積八方里，據湖南地質調查所調查，儲量爲三百萬噸，多爲烟煤。其開發遠始於明代，惟查民十二年一小公司名寶源者設立始有正式之開採公司嗣以礦坑多水，須用機械抽排，故於十三年改組擴充，迄匯益公司，復以寡利可圖，於十六年停止開採，重新改組爲性記匯益公司。翌年正月又以土匪騷擾停工，復工後，即遇一新公司名阜南者之競爭。十八年又一民生公司成立，於是競爭更甚。十九年，匯益與阜南爲省政府收回改爲石門口官礦局，而民生則勒令停閉矣，各礦自政府收回後已多方改進且修築連礦區與陽三石之輕便鐵路以利運輸，據估計礦區面積約八八五·二四海克特，煤產則歸政府收回後亦有增加，十九年爲二二·〇一一噸，二十年三〇·二〇八噸，二十一年三五·九三六噸，二十二年四五·六二三噸，二十三年最初五個月爲二〇·〇四五噸。

寶慶牛馬司位於寶慶城東。陸路有公路穿過礦區，水路則有桐江流入邵水而入資江。估計煤藏量約八百萬噸。按該礦之發現由來甚早，至開採探煤則始自有清。現存有三開礦公司，曰廣利，大吉祥，及吉勝。

廣利公司採礦面積最廣，在千四百畝以上，其餘二公司各約三百畝。十七年後廣利因故停工，只餘大吉祥及吉勝二家矣！前者日出煤四百担，後者日出煤六七百担。兩公司之煤產多銷於武漢區，運輸則由管有田野栗塘至桐江輕便鐵路之鴻鈞公司司之。桐江通寶慶，寶慶可有載重六七百噸之民船經資江及洞庭湖而達武漢。自湘潭寶慶公路完成後，煤斤可用汽車運永豐，再轉民船經連水與湘水，最後轉汽輪直達武漢。

湘鄉洪山殿位於湘鄉城西及側水市西北。陸路有湘潭寶慶公路，水路則有連水之流入湘水，煤運長沙多經由之，礦床東南部為無烟煤，西北部為半無烟煤。據湖南地質調查所估計該區煤藏現存二〇〇百萬噸，設日出五千噸，則可延至百年云。

湘鄉鳳冠山位於湘鄉之西南。礦東有小河流入藍山水以入連水。估計該礦底層藏烟煤四百萬噸，實地頗優。礦產開採始有清咸豐初而礦公司則肇始於民國。民七小礦公司連合成兩大公司，一為志記，一為亞利。嗣以經營不當，民十四皆停工矣。

湘潭譚家山位於湘潭城東。水運有易俗河，陸路有湘潭衡陽公路，交通甚便，推煤運則多先由手推車運至湘水東岸石霞埠，而後河運直達漢口。該礦藏煤二四·六百萬噸，屬高等烟煤。明朝即已開採，民六停工，同時富有煤礦公司成立，探區二千畝以上，嗣以經營不善於民七與日藉公司訂立合同由後者經營，十一年又歸還富有，繼又為另一公司接辦，十六年因工潮停工，十八年富有又收回，營業不振，十七年後發公司成立，亦已陷入同一難境。

寧鄉清溪沖位於寧鄉之東，水路有斬水通長沙。估計煤藏共八·五七百萬噸，現尚餘八百萬噸。二百年前即已開採，煤礦公司則始於民國。重要公司有鼎新，乾記。清溪。及源大諸家，民八又有寧鄉公司成立，惟於民十被官礦局接收，迨改組後又以新康公司名義開採，十六年因管理不善及工潮而停工，迄未復工也。

衡山霞流沖位於衡山之北，雖有湘潭衡陽公路可通，但煤產多賴湘水以運長沙。礦區面積二十方里，據湖南地質調查所估計煤藏約千萬噸，屬中等烟煤。該礦發現甚早，惟民國成立始有正式採物公司。初設者為天生利。嗣以財政困難停工，餘為寶興，嶽峻，嶽泰，嶽衡，嶽羣

等公司。現除嶽羣及嶽衡外，其餘則皆已停工矣！

新化之煤藏分佈於東南及東北，共儲煤二四·八四百萬噸。東南礦區因密邇資江，運輸便利，故已完全開採，東北礦區則因運輸不便，仍有大部未開。東南區有三礦分在花橋，金竹山，及斗山岩俱用土法開採。往者月可出煤萬担，近來以煤價跌落，出產日澀。

耒陽，永興，及郴縣之煤藏，三處礦藏盡屬烟煤。據湖南地質調查所估計耒陽礦藏二二三·四六百萬噸，永興二七六·二五百萬噸，郴縣七九·四百萬噸。耒陽區有合興公司開採，年產可二千噸；永興區則有裕湘，福合，鼎新，三公司開採矣！（廿四，九，十三，大公報）

鑛業金融調劑會派員調查鑛產

俟查明後呈部核准貸款

實業部鑛業金融調劑會，在滬開始辦公後，已接奉部令轉發各鑛商，呈請貸款案十餘件，並附各鑛資產負債表，及營業概況等，交會調查。該會奉令後，業由技術處派技術員，分赴各鑛實地調查，並估計其資產是否與表冊相符，然後再召集會議，逐件通過，呈報實部核准後，再行介紹各該鑛與銀團簽訂合同，由實部為還款擔保人。此次請求借款者，均為煤鑛，蓋目下我國鑛業受經濟困難影響不能發展營業，以煤鑛為最，鐵鑛次之云。（二四，九，二十八，申報）

二次大戰行將啓幕皖績溪荊州錫鑛已恢復開採

出產甚豐，將視大局變化如何，作大規模之開採

【蕪湖通訊】皖南鑛產富饒，固以煤鐵著稱，然近歲由蕪屯路之展通，績溪縣之五金鑛，漸為世人注意。在茲義阿接觸，二次大戰序幕之期，停頓經年之績溪荊州錫鑛，刻又由金城公司經理郭善籌，自杭滬一帶籌得大宗現款，添召股東，聘來英美德等國鑛師四人，抵績踏勘，於本月初恢復開採，每日暫用工人百餘名，隨同鑛師探採舊鑛道，出產頗豐；將來再視大局變化如何，而作大規模之開採。又該縣四區所發現之金鑛，已經皖建廳派沈技師勘驗屬實，關於勘查所得結果，記者曾託礦

仍屬無多。

銀與硫化鉛 雲南銀藏類與硫化鉛相連，多在昆明，嵩明，會澤，巧家，魯甸，永善，永勝，鶴慶，蘭坪，保山，瀾滄，鎮康，姚安，雙伯，鎮沅，文山等處。礦苗中約含百分之〇〇六七至〇二三之銀。煉銀廠家前曾興盛一時，嗣以成本抬高，至今已寥寥矣！東川一地年可出硫化鉛二百噸。

銅 巧家，東川，路南，易門，保山，及永勝為產銅要區，惜銅價日低，運輸不便，已頹衰落。東川年可產銅二百噸，永勝一百噸，其他各地所產極少，不足注意。

鐵 雲南無處無鐵，儲量較大者為路南，平彝，祿勳，羅次，安寧，祿豐，年定，蒙化，鶴慶，義山等地。礦質甚佳，現有十餘家用土法開採，年可產數千噸，多為農具之製造。

乙 各省工商業狀況

中國羊毛業概況

距今百餘年前，我國於羊毛棄若敝屣，蓋其時國人向未知羊毛可為衣料也。中國最初之毛織工廠肇始於左宗棠在蘭州所創設之甘肅織呢總局。光緒三十二年，清河陸軍呢廠繼設於北平，是後繼起者有日輝呢廠，湖北毡呢廠。然實際上該工業之進展尚為最近數年之事也。一九二三年裕慶德毛織廠成立於哈爾濱，一九二六年海京毛織廠成立於天津，一九三〇年章華毛織廠設立於上海，至今毛織工廠大小約廿家，年產毛織物約值四百萬元。規模較大者為北平軍政部製呢廠（報載該廠已停

毛類輸出額（單位海關兩）

年	羊毛	山羊毛	駱駝毛
一九二九年	一〇・三一九・五三二	一・八〇〇・四二三	四・五七〇・一八七
一九三〇年	五・三三一・五七五	一・三三七・〇一六	二・二七一・八〇六
一九三一年	七・五六九・九八九	五三三・三一七	二・〇七七・六〇二
一九三二年	一・二〇九・八〇九	七四七・九二三	一・三九七・二九〇
一九三三年	七三九・五九五	一・〇二六・三三六	一・一七二・八五六

羊毛之產量，甚為穩定，上表輸出額數字銳減，非由於輸出數量有所減少，良以世界羊毛價格年來急切下落有以致之也。

錫 箇舊錫礦為全國之冠，九月七日日本欄述之甚詳，茲復不贅。

鈔 羅平，東川，巧家，魯甸，路南，及曲溪，為雲南之主要鈔礦區。鈔產恒與鉛相連，東川一處年可產百噸。

鈷 開遠及文山有之，一九一六至一九一七礦務甚盛，每噸價由數百元至千元，但以需要減少現多已停工。

鉛 此礦多在平彝，富明，嵩明，霽益，宣威，呈貢，昆明，安寧，及路南。年來本國市場為國外輸入鉛礦所分，若干廠家已被迫停工矣！

砒 礦藏位於鳳儀及蒙化，惟以鳳儀所產質精量鉅。每年出口至緬甸及印度者可三百噸。

煤 雲南煤藏甚豐，褐煤及烟煤皆有。年產可數萬噸，多供給滇越鐵路及當地工廠與住戶。

（二四，九，一五，大公報）

工，現正由工人請願呼籲中，尙無結果。）及天津之海京，上海之章華。各廠年消費羊毛量計軍政部製呢廠約三十萬担，海京約二十萬担，裕慶德約十萬担，章華八千担。其餘散佈於北平，天津，包頭，寧夏，陝西等處之小毛織廠總消費量不過十萬担。全部消費量約相當於全部生產量四分之一（熱河與東三省在內）。所餘四分之三則輸出海外。在他方面毛織物之輸入，幾五倍於國內毛織廠所產總值。外人以低價購我羊毛，織成製品，又以重價求售於我國市場，一轉手間，利市百倍。此項漏卮，年何止數千萬元。茲將近來毛類輸出額，及毛織物輸入額分別列表於左，以明大概。

毛織物輸入額（單位海關兩）

年	合計
一九二九年	一六・六九〇・二八二
一九三〇年	八・九四〇・三九七
一九三一年	一〇・一八〇・九〇八
一九三二年	三・三五五・一〇三
一九三三年	二・九三八・七八七

我國產毛要地，為綏遠，熱河，新疆，青海，寧夏，外蒙古，甘肅，東三省等處。九一八以後，熱河與東三省已非我有，其餘六處年產

類約在八十萬担以上。已足敷國內所需。羊毛之分類，通常採用二種方法：一根據羊種，一根據採割時期。前者分為西寧毛、山羊絨、羔毛三類，後者分為春毛、秋毛，寒羊毛三類。春毛又稱抓毛，產於蒙古，湖北等處，每担市價約四十元，宜於作呢織，羽紗等原料，秋毛品質最下，產於湖北、山西、陝西諸省。寒羊毛為中國羊毛中之上品，纖維細長，純白而富光澤，宜於紡織高級毛織物。其主要產地為河南、山東。西寧毛為絨線之原料，一名套毛，多產於青海、甘肅，綏遠一帶。山羊絨纖維有黑白兩種，主要產地為榆林、陝西、青海。羔毛產於蒙古，綏遠，湖北，纖維粗短，僅能織製毯毯及粗製呢絨。

綏遠，山西，天津，為重要羊毛集散地。尤以包頭毛業之盛，執西北之牛耳。包頭本地產毛無多，其大宗來源為西藏與青海兩處，其次為甘肅，寧夏，及蒙邊一帶。集散於此者以西寧毛，王爺府毛，及駱駝毛為大宗。每年出口額約在四十萬担以上。其中直接運銷天津者約佔百分之八十，亦有由包頭運至綏遠張家口一帶，售與該處天津客商者。

包頭現有毛店二十二家，大多皮毛兼營。每家有員工八十餘人。其組織與中國舊式企業相同。惟毛店係經紀人性質，代客行銷，交易由「跑合」負責進行。各毛店當天津與包頭市價相差過遠，認為有利可圖時，亦自行營業。彼等以消息靈通，眼光敏銳，故獲利甚豐也。

山西之羊毛業中心地為交城、榆次，壽陽，大同。凡晉南丘陵地帶所產羊毛全部集中於交城，專與天津毛商交易。榆次為大谷，祁縣，平遙，順德，及湖北等處之羊毛集散地。壽陽位於正太路中心，晉省最優良之羊毛，即產於此。雁門關一帶之羊毛則集散於大同，交易種類以羔毛與春毛為主。

天津為華北羊毛貿易之唯一出口處，其交易之種類有春毛，秋毛，套毛西寧毛，及寒羊毛等。而晉陝甘青綏鄂湘等處所產羊毛，亦莫不集中於此，再行裝包輸出焉。

粵省綢布工業衰落

海外銷場為外貨慘奪，內地社會購買力亦弱

【廣州通信】粵省工業以順德，南海之紗綢綉緞，廣州，佛山，興寧

之棉紗土布為最著。自順德南海絲業失敗以來，紗綢業亦隨之跌價，產銷更復大減。原日製良紗綢每尺值一元或八九角者，今年祇值三角許，比諸往昔降落三分之二。查其原因，一為當地農村經濟破產，鄉民日給不足，救死不暇，連及衣料問題；其次，外國人造絲織物傾銷內地，此項衣料，比諸紗綢，價廉三分之二，貧窮社會，多趨廉價物料，故紗綢今年價值雖落，仍莫與爭。粵省紗綢與綉緞，曠昔大宗運銷於南洋及印度一帶，紗綢約值一百萬元，綉緞亦值數十萬元，年來南洋不景氣，紗綢銷路銳減，不及前時十分之三四。綉緞運銷印度者，亦盡為人造絲之網所奪。南海西樵，平日織造綉緞之機廠一百五十餘家，今已奉令改織別項綉品。織綉機廠，僅存四五家。每年輸出減至三四萬，大有今昔之感。

至於土布業，合全粵各地統計，往昔每年輸出約一千五百萬元，近則全部崩潰。查土布廠在廣州市者，其廠多設於河南客家井，及西北郊外。當其盛時，河南有廠百餘家，西北郊亦有六七十家。機杼之聲，日夜不輟，男女工人，不下十萬。就中以女工為多，辛勤者每日工資五角至八角，男工足以贖其家，女工亦能自餬其口。廣州市所織土布，俱運銷南洋，近來銷路滯弱，百餘工廠，祇存三十家，織機約九百架，失業工人佔半數，約五萬人。佛山方面，土布工廠亦以女工為多，往常織造之女工，每日可得工資四角，紡紗者亦可每日得資二角。染紗染布工作多屬男工，有織造廠八十餘家，工人約五萬名。近日營業不振，倒閉者五分之二，失業男女工可三萬人。至東江之興甯縣，織造之布，多屬舊式，質料厚結，不重花樣。出產品行銷東江及閩贛邊。近以社會購買力弱，外貨慘奪市場，工廠多數閉歇，失業工人七八萬，以上三地之土布，近今每年出口總值祇三百萬元，比較前時出口一千五百餘萬，祇存五分之一。其衰敗情狀，可見一斑。（九月十日）

營業日衰之天津造胰業

天津造胰廠家，大別之可有二類，一為具有工廠規模者，凡三十九家，內規模宏大者國廠有九：天津造胰公司，大業，華成，福星，隆華，生記，華北，各造胰廠，及中昌香皂廠，與長泰油皂公司。外廠三

家，英商中國肥皂公司，俄商光潤華俄造膜公司，及日商瑞寶洋行，此外尚有手工製造者四十餘家，類係自製自銷，不懸牌號。各廠資本以天津造膜公司之二十萬元者為最鉅，生記之三十元者最小，其餘各廠多在一萬元。茲將國廠九家外廠三家之資本額列左：

天津造膜公司	二〇〇〇〇〇元
大業造膜廠	一〇〇〇〇〇元
隆華膜造廠	一〇〇〇〇〇元
長泰油皂公司	一〇〇〇〇〇元
中昌香皂廠	一〇〇〇〇〇元
華北造膜廠	一〇〇〇〇〇元
華成造膜廠	五〇〇〇〇元
福星造膜廠	五〇〇〇〇元
生記	三〇〇〇〇元
小計	二六三〇〇〇元

外廠三家	未詳
英商中國肥皂公司	一六〇〇〇〇元
俄商光潤華俄造膜公司	一〇〇〇〇〇元
日商瑞寶洋行	二六〇〇〇〇元
小計	二八九〇〇〇元

所有各廠，去年營業狀況，俱較往年不振。計該年除僅數開支之華廠三家外，餘皆盈餘。華廠六家盈餘總額六三・八〇〇元，較二十二年盈餘之國廠八家總計九二・三五八元，減二八・五五八元，較二十一年國廠八家（因彼時華北造膜廠尚未設立）淨盈餘者一一・一七〇者（按該年僅數開支者一家。虧損者一家，餘六家有盈餘）減少四四・三七零元。外廠亦有相同之趨勢，計廿三年三家共盈二千五百元，較二十二年日俄二廠家（英商中國肥皂公司尚未成立）二千元者增五百元，惟若二十三年不計英商中國肥皂公司之盈餘者則減少五百元，較二十一年日俄二廠家之淨盈二千元（按該年俄商虧五百元，日商盈二千五百元）亦增五百元。若二十三年中國肥皂公司盈餘除外，則減少五百元，中外廠家合計二十三年盈餘為六六・三〇〇元，較二十二年度減二八・〇五七元，較二十一年度減五〇・三七〇元。至其所以日趨不振者則有左列數因可尋：

（一）成本之日重 近來膜皂銷場日縮，各廠競銷未已，爭圖增加出品種類，加添香料成分，致成本日昂，資金積壓，損失越巨。

（二）同業競爭之日烈 現天津一埠大小廠家合計達七八十家。產

品充斥，競攪銷路，削減價格。惟廠商除少數外，類係獨資，為維持生命計，只有再度削減價格藉求出路，而產品之粗濫更足損出品之名譽。

（三）銷場之驟縮 津皂銷場向分京幫、東幫、西幫、三幫，以東幫銷路佔十分之七者最優；京幫次之，佔十分之二；西幫則約佔十分之一。九一八後，東三省喪失，東幫銷路斷絕，京幫西幫納胃亦減。銷場既縮，生產如故，焉得不貶價以求出脫！

以是諸因，營業極度不振。外銷欠款屆期不能收回，則本市銀錢貸款三節亦未能立歸，故除實力稍巨者尚堪維持外，一般較小廠家類感週轉不靈而有倒閉之虞。請各廠宜團結一體，免除競爭改良品質，開拓銷場，庶足挽頹勢於既成耶！

（二四，九，一七，大公報）

中國之猪鬃業

我國猪鬃產遍各地，故猪鬃產區亦廣。產量幾何，甚難總計，據業中人言，則每年當不下十餘萬担。國內使用約三分之一，其餘即供出口。輸往地以美國為最多，其次英國及日本。一九三一年輸出額達九百萬兩，東北淪陷後，輸出數字銳減。茲將一九三三年猪鬃輸出統計列左：

國別	數量（單位担）	價額（單位海關兩）
美國	二五・七八〇	四・五六一・二二一
英國	一六・七八四	二・五二六・七四二
德國	七・四二七	九五三・三五一
日本	七・一二〇	二・二八七・一〇七
法國	四・五七三	六一一・六四四
比利時	二・二五〇	三一二・三四五
其他各國	四・三二〇	四四五・四七二

全國養猪較盛者，為江蘇，浙江，湖北，湖南，四川，河南，山東，廣東等處。品種有黑，白，花三種。黑種各處皆有，白種產於四川，湖南，及江蘇南部，花種則產於華南。

重慶為產黑鬃之中心，數量既大，質地亦佳。河南，湖北，湖南略次之。白鬃之最佳者產於湖南沔陽，重慶，江西所產者次之。其他江，浙，鄂，豫，魯，粵等處所產皆非上品。

猪鬃以長者為貴，價格以品質之優劣及長度之差次而互異，黑鬃長二吋者每担約八元至十元，然同一品質之長及六吋者，每担即須一千三百元。市上常見之猪鬃，其長度多為自二吋至三吋者，以五種不同品質混合出售，其成份約二吋者四十斤，二吋二五者二十五斤，二吋半者二十斤，二吋七五者十斤，三吋者五斤，合成一担，售價約一百十元。此項五種混合品，大運都往德國。亦有以十七種不同品質共同摻雜者，其主要運往地為美，英，法，日，德，及土耳其等國。

按猪鬃係猪背所生之硬毛。其產自野猪者，鬃覺珍貴。大抵品質之

優秀，與氣候及飼養之食料有密切之關係，氣候愈寒則鬃毛愈優，我國豬鬃以四川所產品質最高。富於伸縮性而有光澤，其白鬃多認為世界最優者，白鬃之生產中心為重慶，涪州，叙州，萬縣，瀘州，綏定，合江，廣安，成都，順慶，簡州，隆昌及榮昌，而尤以隆昌及榮昌所產者為最佳。該省總產額，估計年約一萬五千担，其中白種約佔百分之十，黑種約佔百分之九十。

凡未經別選分類之豬鬃，統稱毛貨或生貨，反是即謂之淨貨或熟貨。業分類之豬鬃出口，以天津為最多，至未經分類之輸出則以膠州為要埠，茲將重要各口一九三一年輸出情形，分別比列如次：（數量單位担，價額單位海關兩）

已分類豬鬃出口情形	數量	價額
天津	一六·七五四	二·六七九·五八六
重慶	一一·三〇〇	二·〇一二·七五七
漢口	九·三八一	一·七〇六·〇三四
大連	五·六〇七	一·〇四四·二八一
上海	四·三六八	四五五·〇一六
膠州	三·一六三	四九七·八四九
蒙自	一·六三八	二二六·〇四四

丙 各省水利狀況

河套永濟渠水利社擬整理渠道建築閘箱

【知行社訊】河套永濟渠水利社整理員李元楨，自就任以來，對該渠整理事宜，積極圖進，不遺餘力。李氏擬在封凍前，將前半年未完工程，趕築竣事，並籌備在黃河入口處建築閘箱，以期一勞永逸。惟此項工程浩大，費款頗鉅，故特于日前由臨河過包晉省，面謁當道，請求撥款等情，業誌日前本訊。茲悉李氏抵綏後，連日來往謁建設廳長馮驥等報告工程計劃，並請籌撥鉅款，以便興工。馮氏對李之計劃深加讚許，當允籌款辦理。李氏刻以交涉結果圓滿，特于昨上午十一時，搭平包一次通車，由綏抵包。據聞在包稍作勾留，日內即行返臨，規加督修云。

（二四，一一，二二，包頭日報）

未分類豬鬃出口情形

數量	價額	
膠州	四·四三三	四〇七·一二〇
大連	九·九六	八一·六五五
宜昌	六·五二	四七·八八九
漢口	二〇六	三·九三九
萬縣	一九二	二〇·五八五
無湖	四九	二·一一四
重慶	四二	一一·四四六
沙市	四二	三·六四九

豬鬃由皮面拔下時，頗覺腥穢，由小商人向鄉間收集後，別洗一次，復按其長度略加分類，於售交出口商預備出口以前，再經一度消毒工作，將同一長度者縛之成束，以紙及麻布包之，然後裝箱出口。我國豬鬃出口業，其初皆由外商經營，至清末始有四川商人在重慶組織公司，一九二六年以後，經營此業者已多為國人矣。

白鬃大都運往日本染製後，始能運銷歐洲，故華商獲利轉不若日商之厚，黑鬃則多由中國直接運銷歐美各國。歐戰以後，鬃價大漲，惟黑鬃營業終不及白鬃之發達也。

前此豬鬃之用途，大部用以製刷，現則工業上之用途日廣，需要突增。此後鬃商如能採用科學方法改善整理及包裝手續，則該業前途，有厚望焉。

民生渠未完工程正商洽繼續興修

需款約四十萬元在籌措中

【綏遠社】薩托民生渠未完工程，建設廳長馮驥氏，決計繼續興修，以期完成。日前華洋義賑會總會派視察幹事安獻口來綏，即為與馮商談進行事宜。安氏在綏，工程計劃，與馮大致商妥，俟測量隊勘測竣事，即可決定。工程費約需四十萬元之左右，當局正在籌措中。頃據熱悉民生渠水利某君談，民生渠河槽，淤塞不堪，若從事興修，必須先行整理河槽，蓋因宣洩不利，工程將必發生阻礙；且本年汛水過大，沿渠堤埝潰破不堪，倘一動工，更須先事整理堤埝，使渠水歸入正槽，勿使任意漫溢，則興工自易矣。現建設廳所派之黃河測量隊，即在着手測量本年潰決之堤埝間，上游方面刻下業已測完，正在勘測下游之際，日內可望全部竣事云云。

（二四，一一，二二，包頭日報）

通訊一束

四七

頤剛先生：

最近的——而且是第一次的——晤談，使我非常感動，而且興奮。先生底談話和態度，都給了我許多寶貴的教訓。其過蒙獎勵，囑爲「禹貢」撰文，真有受寵若驚之感！今日於大隊敵機嘯聲裏，急草此函，提出幾點關於地理學研究的意見，請先生不棄，予以批評和指教；俟他日故土重歸我有時，再詳爲申論。尙乞先生恕之！

我決不敢對於我們應盡的責任存有絲毫畏縮心，更不願對已有的成果過事推崇，唯先生底成績不能不令我表示欽敬！先生過去對學術界的供獻不必說了，即此「禹貢」而論，也足以令人欽佩不止！我固不能把因時代的推演而促成的史學研究之猛進，推到先生一人的力量上去，但先生所領導的「禹貢」集體研究工作，却不能不視爲推進研究工作之有力的槓桿。試看「禹貢」出了不久，接着就出現了「食貨」，並且最近還有什麼「史學月報」要發刊。凡此都是組織史學研究者之最好的形式，促進研究工作的最有力的工具。但推原其本，能不說是自「禹貢」始？「真理」本身就是一個過程；過去的作法未必全對，「禹貢」也不能例外。因此不揣淺陋，把自己幾點淺顯的意見匆匆寫出，以求就正於先生。

我底意見，有兩點：第一是地理學與史學之關係，第二是關於地理

學研究的方法問題。先說第一點：

我們爲什麼要研究地理呢？地理學與史學有什麼關係呢？這問題簡直是老生常談，我在初級中學時就聽過教史地的先生講解過，不過他們底講解太淺陋而且荒謬了，簡直沒有叫我們一提的資格。我們以爲這個問題，就是自然環境和人類社會發展有如何關係的問題，它有嚴正而深刻的意義。

中國歷史上也曾有人畫過地圖，講過地理，史書裏差不多都有「地理志」，專門的記載也有水經注和地方志一類的東西。由此可見，地理學之在中國並不是新奇的學問。到了現在，初級中學裏就有「地理」一科，到高中還有什麼「人文地理」之類，因此它也不是希有的學問。雖然它不是新的希罕的學問，但它之成爲科學却是較近的事，而其被視作科學並以科學的方法去研究它，却是希有的。不信，我們儘管把古來關於地理的記載統讀一過，把現在的「政治地理」「人文地理」統背一遍，我們能得到一些什麼呢？除了瑣碎的記載而外，它能提供我們一些什麼呢？它能告我們人類社會發展史與環境繞着他們的自然——地理——有什麼關係嗎？它能告訴我們自然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作用嗎？

過去地理學一類的記載，太空虛了，太貧乏了，根本不能成爲科學，而且也從未有以科學的方法整理它。科學的地理學是科學的歷史方法——唯物史觀——發現以後才隨着出現的。它底歷史還很短，在中國則只可說才萌芽。雖然它底降生很遲，而它在史學研究上的作用却非常重大，非常迫切。那麼史學與地理學有什麼關係呢？

讀過社會史的人，都知道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已經過三個主要的階級，即原始共產社會，封建社會，及資本主義社會。而且人人都曉得人類社會發展之主要動力，就是生產工具之改進更新；生產工具決定生產形式，因而決定社會形態。新的生產工具之採用，必然跟着出現適應它的某種社會形態。但什麼東西來決定生產工具呢？換句話說，各種社會之內均含有自然契機與社會契機，但此二者之中那一個是主導的呢？再，人人都明白各種社會型因民族與地理環境之不同，而各異其外形；但地理環境爲什麼影響到社會型的差異呢？問題的提出，我們先見之於資本論第一卷，作進一步解答的有 Pechanov。因爲時間和篇幅的限制，我不願作些瑣碎的引證，但願以最簡單的話解明這個道理。

Petty 曾說，勞動是父，土地是素材的富之母，這話得到了馬克思底贊仰。而後者更說：「人類創造其自身的歷史，但人類不是在自由選擇之下創造它，寧是在由人類發見的全然一定的狀況之下創造」（見 A. Wittfogel: 地理學批判頁二五三—二五四）。由此可見，自然對人類社會之發展是有制約性的，它有決定人類創造其歷史的導向的作用。上面我們已經說過，作用某階段社會的有「社會契機」與「自然契機」；前者就是勞動力，勞動組織與勞動手段，而後者是環境繞着那些人們的自然環境。但「亦如社會勞動，不能在……社會的條件以外進行一樣，沒有客觀的自然狀態（無之，任何勞動過程，任何具體富之創造，均一般地不可能），也不能進行社會勞動」（全上，頁二五四）。那麼我們要問：在歷史底發展過程上，是那一方面有主導的作用呢？是有社會勞動形式

的人類呢？還是那不能由社會勞動創造而且爲一切勞動之究極的具體的自然呢？Wittfogel 曾說：「具有勞動活動的人們，代表着不停止的運動的契機；自然代表客觀基礎的契機；而這個契機依其具體的構造，對於以上的活動完全指示（或不指示）一定的途徑。在社會勞動過程的形態上，自己能動的與自然對立的人類，若假定其社會生產力爲一定狀態，則只有在婦人們所想像的自然的勞動手段，和由人力從土地分離的自然的勞動對象容許的程度上，才能形成其活動性」（全上頁二五五）。自然環境對人類社會發展的制約性，竟有如此之重大。因此社會勞動過程底變化，前進或停頓，也決不是人類隨便可作爲的，而是由當時社會上能到達的自然制約生產力之種類，分量及其結合之如何而定。這樣一來，人類社會之能進展，不是完全由於人類之意志，而是依存於其對自然之愈益深刻的適應（全上）。「這樣，若生產力底總體規定一歷史的瞬間之生產樣式底性格，則作爲能運動的要素而先行變化的，就是這些生產力之中的社會的契機；而他方面規定這種變化之可能與否，不，規定這種變化導於如何方向的，則是自然制約的契機。人們就在強制自然爲他服役時，人們自身也在服從自然，追隨自然。」（全上頁二五五—二七）

自然底制約性明白了，那末自然對於人類社會發展的助力，也就得而明白了。因爲人類社會之前進賴有兩契機：社會的與自然的。Pechanov 在論 Léon Metchnikoff 底「文明與歷史上的大河」時，不是就告訴我們這點了嗎？而且我們天天所體驗到的不也是這一點嗎？

第二，是關於方法論的。

在未和先生談話以前，我也誤認爲「禹貢」是專搜求材料而不講方法的。其實，我錯了；「禹貢」決不簡陋如此。它底目標是科學的探究，因此它很重視方法。

我們非常滿意：自從「食貨」出版後，在學生群中對於中國社會史的研究掀起一個新浪潮，每人都能找點材料作點文章，這確是個好現象。不過，我們也有不滿意的地方，這就是方法論之被忽視。因爲忽視了方法論，因而忽視了理論，所以出版的作品都變成了技術的東西。內容非常乾燥，非常貧乏！而且有時還發現很大的錯誤。這都是一個極不容忽視的嚴重問題。自然，我沒有意思把這過失完全歸之於領導工作的人底身上，但領導人物之不得辭其咎，却也是明顯的事實。從單純找材料之風起，有許多人都變成簡單的技術人員了！這不是一條斜路嗎？這不是個危機嗎？自然，這比那些「版本學者」「校刊手」還強過萬倍，但我們能以此滿足了嗎？我們所希望的研究界是有生氣的，進步的，有爭論的；我們不希望著述工作變作了「排列」，著述的人變成了機械！

即以地理學而論吧：如不對科學的方法有過一翻精確的研究，他能明白歷史與地理的關係嗎？他能全面地把握人類社會發展之法則嗎？他能將中國社會史給我們一個正確的剖析嗎？——完全不能！加藤繁是日本文有名的中國史學家，但他到現在還彷彿是架機械。

地理學之在古代，它底記載完全以英雄政治家爲目標。一切著作都是在占星術，神話，以及自然宗教等所謂形而上的影響下寫成的。它之

爲單純的混雜瑣記，人人皆知。到了中世紀，黑暗也籠罩了地理學，地理書籍裏充滿了聖經字句，它又爲神學負起任務來了。這自無價值可言。即有時爲貴族旅行而記載，那也只是限於與貴族們底興味接近處，我們以史學眼光看去，當然是貧乏無味。後來商業資本抬頭了，於是又有了「物產地理學」「商人地理學」「商業地理學」等，同時還有「地理與人種學」。凡此都是「在商業及殖民地戰爭上發展了」(Bucharia)的。這些地理學底主要論題，便是商人所經航的海，貿易各地之氣候，風俗，民族，生產物，交通路，以及種種商業習慣：總之，都是商人所迫切需要的。十八世紀中工業革命爆發了，隨着自身的工業化，而資產階級學者底思考方法也染上了機械的色彩，所以那時的地理學雖已進步多而趨近唯物論，但仍不免是機械的唯物論。因此當他們討論地理環境與人類的關係時，常丟開介在人與自然間的「中間項」——勞動能力，勞動手段及勞動組織，隨着「人即機械」之論調，而有地理可以直接決定一個民族生活習慣及國家之強弱等的錯誤理論。這時最重要的代表學說，爲「地理政治學」，以及地理學上的「總括法」「結論法」「解放觀」等。而主要代表人物，則爲 Richthofen, Ratzel, Kjellén, Hanshoter, Graf, Horrabin, Montesquieu, Huntington, Ritter, Kant, Hegel 等。現在資本主義已達到了它底最後階級上來了，於是那些聰明的學者都又調轉風頭，而爲帝國主義者底政策負起任務來了。凡此都是非科學的地理學，「半身不遂的地理學」，「幽囚着的地理學」，「無用的地理學」。

但爲什麼產生了這些「無用的地理學」呢？主要的原因是由於他們所用的方法之不正確。欲把地理學從「半身不遂」「幽囚」裏拯救出來，有待於活生生的科學的方法；這方法便是辯證法的唯物論的經濟地理學。

一切環繞我們的氣候，土地，地理位置等自然狀態，都以「中間項」爲媒介而作用於人類底經濟生活；自然制約人類，而人類却又克服自然，且追隨自然。研究地理學而捨此正路，究竟有什麼意思呢？都市，山岳，河川等如對人類社會而不表現經濟價值時，它們對於我們有什麼意義呢？對於學習它們的人有什麼興趣呢？中國不是「幅員廣大」「物產豐富」的國家嗎？但如不以辯證法的唯物論的方法來觀察只憑單純的記載時，中國不也是世界上富強之國了嗎？然而這種贊美，實際上與中國社會又有什麼關係呢？

顏剛先生，以上拉雜寫出，語乏倫次，錯誤處一定不少。不知先生對我有什麼指教？專此敬問
好！
生王毓銓敬上。一二，五，一九三五。

編者案：王先生此函中一番好意，我們自當永不忘記。我們這個刊物，專事收集材料，沒有什麼理論，實在是一個缺點。別人我不知，就我自己而論，對於這種缺點是知道的，是承認的，是希望改進的。然而我們所以依然保持這個態度，非因別故，而實由於「人類創造其自身的歷史，但人類不是在自由選擇之下創造它，寧是在由人類發見的全然一定的狀況之下創

造」。我們固然有崇高的希望，有堅毅的決心，然而沒有「客觀的自然狀態」，如何可以發動這超出現實的「社會勞動」。當禹貢初出版時，許多人爲我們擔心稿件不夠，然而我們不怕，爲什麼？就因爲這些材料的搜集已獲得了客觀容許的條件。在三百年前，中國學者要畫一份像樣的地圖是不容易的，不，豈但不容易，簡直是沒有。自從利瑪竇等來中國，爲中國畫上有經緯線的地圖，康熙時耶穌會士又爲中國作實地測量的地圖，中國人纔親切知道自己的國家是怎樣的，自己的國家在全世界中所居的地位是怎樣的。於是清代二百數十年中，地理之學遠比前朝爲發達。因爲知道了現在，就要追求古代，於是李兆洛楊守敬兩家的歷代輿地圖。我們提倡研究沿革地理，在清以前是做不到的，因爲沒有這「生產工具」。在清代固然可做了，但在剛剛使用這工具的時候，處處受着「發展的制約」，還做不好。直到現在，提出的問題日多，積疊的材料益衆，整理的方法愈工，我們深信，一定可以做得好了，於是禹貢的發刊，而有今日差強人意的成績，這便是「依存於其對自然之愈益深刻的適應」。固然我們的成績從別人看來實在是「非常乾燥」，但在我們的範圍裏則決不覺其乾燥，就是乾燥也沒有辦法，因爲這是我們的本分，那見鑛工嫌厭鑛洞中生活的乾燥而改操歌舞業的！而且偉大的理論決不是不負責任的談話，必須有事實的基礎，這基礎就是够乾燥的。使用統計表

來說話的人固然舒服，而編製統計表的人則何等沉悶？倘使大家不肯沈潛於這種機械的工作，專喜歡發大議論，則既沒有事實的基礎，只有相率作策論八股；學問到了這步田地，還有什麼意味？所以我們不是不要理論，只是所要的為「在強制自然爲他服役時，人們自身也在服從自然，追隨自然」的理論。我們現在的機械工作爲的是適合事實（就是服從自然和追隨自然），我們將來的成就是要創造理論（就是強制自然爲他服役）。「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什麼事情都不能躡等進行。固然人性各有不同，我們這班人也許因爲機械的工作做得太久了，此生此世更無建設理論的希望，可是只要我們留下來的是貨真價實的東西，也就足以供給將來理論家的採取。正如爲了造屋須燒磚瓦，更須工程師打樣，我們沒有打樣的才能而只能做燒磚瓦的呆板工作，地位當然不能很高，但我們的材料卻是真東西，是工程師所必須取用的。「人類社會發展史與環繞着他們的自然——地理——的關係」，「自然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作用」，這固是我們研究工作的最終目的，但要達到這目的是何等的困難，不知道要有多少人合作才成，那裏是說到就到，那裏可以責望到幾個人的身上！再有一件當前的大困難；就是生活的不安定。在這「大隊敵機嘯聲裡」，連王先生寫這封信時也不能「詳爲申論」，何況建設起學術的理論！只有機械工作還能勉強地進行，所以我們的刊物出得下去。來

函云，「中國不是幅員廣大物產豐富的國家嗎？但如不以辨證法的唯物論的方法來觀察只憑單純的記載時，中國不也是世界上富強之國了嗎？」如果王先生再用這種方法來觀察我們的刊物，那麼就可減輕對於我們的責備了。倚裝匆匆，不盡欲言。

四八

顏剛學兄：別來十餘載矣，兄或未必憶此故人，而弟則屢在報紙上及書肆中見到大作，功力之深，名譽之廣，均足爲同學光寵。以視弟之浮沈宦海，進退由人，又有何顏爲老友道耶！言念及此，且愧且慚。弟前在新生命書局購得禹貢，嗣後即陸續購讀，得益不少。所恨者，自身生活太亂，求參考書又不便，無法爲老兄搖旗吶喊耳。茲有二事奉詢：其一，兄素健筆，倚馬千言，何以在禹貢上惜墨如金耶？近來雖在通訊一束中見到無數案語，然此太零碎。弟甚欲讀兄系統之著作，深望得如私衷。其二，禹貢以討論中國民族史及中國疆域沿革史爲職志，固有不滅之價值，然此但得爲已學者言，不當爲初學者言。初學者之需要有兩種：一爲知道此種問題何以當研究，則需作理論文字；一爲此種問題之常識爲何，則需編教科書。貴會中專門學者甚多，如在此二事上加意注意，自可引導中學生及大學初年生之興趣，以作共同之努力。現代青年不但在政治上感煩悶，即在學術上亦愁無出路，如兄等能略降身分，使彼等可以循序漸進，則影響之大有非專門論文所可比喻者。弟爲無專門學問之人，本不當在學術界上發言，惟恃舊友之誼，敢貢其狂瞽之見，兄得無笑其欲以不學濟不學耶？北平僻處如此，兄等猶工作不懈，

想見學者之鎮定，無任感羨。何日南來，一傾積愫？此上，敬請著安。弟齊健頓首。十二月十日。

編者案：讀此函，對於齊先生之高情厚誼感刻極矣。承示擬作理論文字，同人固未嘗無同感，然一種人自有一種人之才力，所謂「鵝脛雖長，斷之則悲；鳧脛雖短，續之則憂」，天分如此，無法矯揉。本會同人太率樸學，不擅以華辭相號召，故本刊所載，通論絕少。然此實非辦報者所應有之態度，甚望能作理論文字之人肯加入本會，達出同人所欲言而不知所以言者，使同人之工作得以博得青年界之同情，他日相將以民族史與疆域史之研究結果灌輸於民心，而激發其保國保種之血誠，則此會為不虛集，此刊為不虛出矣。至於編輯教科書以傳播民族疆域史之常識，願剛久有此志，惟近年來以種種因緣，無法進行。願答齊先生之便，敢將個人生活略略道之。願剛所不幸者，為早歲知名；此固亦有其便利之處，但所得決不足以償所失，如開會也，筵宴也，慶弔也，通信也，會談也，無一非剝奪我時間之法術，雖欲讀書，勢實有所不可。前數年在燕京大學，地處郊野，人事尚較少，然一日工作時間亦最多半天。夜中固清靜，無如失眠症已犯二十年，晚飯後可校書，可翻書，而不可從事撰述。近年以編禹貢，繪畫地圖底本，在在需錢，我輩寒賤生涯不足以給用，計無復之，只得乘燕大休假之期，到北平研究院任事一年，俾資挹注。然而一到城中，人事更排解不開，向之可以託詞郊居而不赴者，今則無所藉口矣。以是之故，心中雖有許多待研究之問題，又有若干醞釀已近成熟之文

字，如五報考，五嶽考等，皆歸停頓。重勞故友垂詢，曷勝惶悚。更有一種苦痛，為今年所獨有者，則研究材料之不集中是已。三十年來，積書十室，在燕大時，書居正屋而人住廂房，欲查一事，取之即得。自移寓城中，感於時局之不安，書籍大部仍置城外，要時時上圖書館，實為此種生活之下所不許。因是，此一年中已死心不作一文，至多只有將未完之稿略事修飾而已。主編一報而自己袖手，中心愧慙，何可言喻。至於通訊案語，有類於上海人所稱之「報屁股」，不足論也。率直奉覆，惟故人矜憐之！

四九

願剛吉師：

前讀禹貢，知道銷路已比前廣，非常喜歡。學生只愧不努力，很少寫稿子寄去。

又憶某日大公報，某新聞記者訪問禹貢社記，裏頭說我專治三國地理，看了心中真惶恐。我只做了一篇山越分布區域考，這算得什麼！如今已掛此名，學生當自加鞭策。課務若得稍暇，我擬作（一）三國時交趾的移民，（二）三國時福建海上的交通。

敬此，拜請撰安。

學生葉國慶上。三月十六日。

編者案：葉先生山越考一文，提出的問題和搜集的材料都使人欽敬。擬作二文，久未見寄來，為念。不知道能在这寒假中寫成否？將來研究好了古代的閩粵移民，甚望對於近代的閩粵移民再考索一番。